

目錄

召会的立场与身体的事奉



第一篇 召会、工人与工作的关系

第二篇 召会的立场与工作的原则（一）

第三篇 召会的立场与工作的原则（二）

第四篇 召会分家聚会的原则

第五篇 分家聚会的属灵学习

第六篇 十字架的地位

第七篇 事奉的三项原则—解渴、破碎和争战

第八篇 如何带领聚会及服事

第九篇 四活物的眼与行动的轮子

第一篇 召会、工人与工作的关系

[回目錄](#) [下一篇](#)



我们需要来看召会、工人以及工作，彼此间的关系。我们常在交通谈话、讲道或祷告时，说到这三个名词：召会、工人和工作。尤其当弟兄姊妹往外开展工作时，我们便很容易听见负责弟兄们报告说，“马尼拉的地方召会，定规每个月要拿出一千元，供给开展的工作。”有人就问说，“这一个月一千元是作什么用？是怎样的用法？”这样的问题，证明弟兄姊妹对于召会、工人以及工作，这三者间的关系，并不太清楚。

所以，我们实在需要和弟兄姊妹，将这件事好好说清楚。我们需要回到新约圣经里，花相当的工夫来研读，才能使我们将这件事看得清楚，使各地的弟兄姊妹都能认识这点真理。

二千年来，从使徒们过去之后，对于这件事，召会就模糊不清。相沿下来，直到今日，无论是罗马天主教，或是更正教的各公会，对这件事都或多或少偏离了圣经的教训。有的偏离得多，有的偏离得少，很难找着一班基督徒，在这件事上完全没有偏离的。这件事是什么呢？就是召会、工人和工作，三者彼此间的关系。我们要把这三者的关系看清楚，便必须来看召会的组织，或者说召会的组成。这些字眼都是我们迫不得已，用来为要叫弟兄姊妹明了的。召会的组成，简单说，就是由所有得救的人合组而成的。若将所有得救的人都减去，就没有召会了；而所有得救的人合起来，就是召会。所以，召会乃是由众圣徒合组而成的。

宇宙召会与地方召会的分别

然而，召会并非如此简单，因为召会有宇宙和地方的讲究。我们若是把新约的教训仔细读过，就会读出宇宙的召会和地方的召会，这两面的讲究。比方，以弗所一章二十三节的召会，按前后文，是指宇宙召会说的。加拉太一章二节下半和使徒行传许多地方，（八1，九31，十三1，）则是指地方召会，一个地方一个地方的召会说的。所以，说到宇宙性的召会乃是独一的，在整个宇宙里只有一个召会。这一个召会，就是基督的新妇；如同一个丈夫，只该有一个妻子。召会是基督的新妇，说出召会乃是独一的。这一个召会乃是宇宙的。

这一个召会也是基督的身体；基督的身体只能有一个。召会是基督的身体，乃是指不变的宇宙召会。整个宇宙的召会，是不分古今中外。“宇宙”这辞，包括古今中外，因为宇宙包括时间，也包括空间。所有的空间和所有的时间加起来，在中文里，就是宇宙。古今中外所有的召会合起来，就是一个宇宙的召会，乃是基督的身体，基督的新妇，是独一的，是宇宙的。

另一面，我们在使徒行传里，在书信里，读出多数的召会。比方有的地方说“众召会”，（加一2下，）有的地方说“遍处的召会”。（徒九31。）这给我们看见，乃是有许多个召会，这许多的召会乃是地方性的，如同现在我们所看见的。在马尼拉有一个召会，在香港有一个召会，在台北有一个召会，在伦敦还有一个召会。这许许多多的地方，每一个地方都有一个召会。这些在地方上的召会，通称作地方召会。这些地方召会合起来，就成为宇宙的召会。

宇宙召会如同一个大圈，像月亮一样；在宇宙中只有一个月亮，无论是在纽约的，或是在马尼拉的，都是同一个月亮。如同在宇宙里，只有一个召会，宇宙的召会就是基督的新妇，基督的身体。有些在一千九百多年前，就显在耶路撒冷；有些在一千五百多年前，就显在欧洲；以及今日显在东方许多的地方。所以这个宇宙召会里，有许多的地方召会，因为一个地方就有一个地方召会。这些地方召会，合起来就是宇宙的召会。不论是在香港的召会，在马尼拉的召会，或是在台北的召会，所有的地方召会合起来，就是一个宇宙召会。

“工人”在圣经中的定义

前面所说的，是宇宙召会与地方召会的分别。这里有一个问题：工人是不是在地方召会里？这是一个两千年来在召会中，始终无法好好解决的问题。工人这一个称呼，有狭义的法，也有广义的法。广义的法是，凡是事奉神的人，都算是工人。比方我们出去传福音，作主的工，所以是主的工人。如同所有得救的人，都是神的仆人，这是广义的法。然而，我们说使徒保罗是神的仆人，这便是一个狭义的法。同样的原则，对工人也是如此。使徒保罗说，“我们这些使徒是与神同工的；”（参林前三9，林后六1；）他也告诉提摩太：“你当竭力将自己呈献神前，得蒙称许，作无愧的工人…”（提后二15。）这几处所说的“工人”，无疑都是狭义的法。

本篇信息所题的工人，不是指着广义的用法，乃是指着狭义的用法。狭义来说，工人是指什么呢？用圣经的话说，就是被主所差遣出去的一班人，也就是圣经所说的“使徒”。在召会历史中，人对“使徒”有些不正确的观念。甚至在我年轻时，听见讲道的人很郑重的说，历代全世界的召会中，前前后后只有主耶稣时代的十二使徒；从那十二使徒过去之后，就再没有使徒了。当时我认为那是合乎圣经的，但慢慢的，我越读圣经，就越觉得不是那回事。譬如，保罗和巴拿巴都是使徒。有些人主张，使徒只有十二个人，认为犹大吊死了，保罗乃是去补他的缺。若是这样，那应该有十三个使徒，因为巴拿巴也算是使徒。圣经明明在使徒行传，称巴拿巴、保罗为“二使徒”，（十四 14，）所以巴拿巴也是个使徒。此外，西拉也是个使徒，（十五 22，）并且我们能找出清楚的凭据，指明提摩太也是个使徒。（罗十六 21。）这证明在使徒时代，就有许多的使徒。若不是有许多使徒，就不会有所谓的假使徒了。如同在菲律宾只有一个总统，所以不可能出现假总统。然而，若是一个国家可以有三、四个总统，那就很容易出现假总统。

启示录二章说到，“那自称是使徒却不是使徒”的假使徒。（2。）在哥林多有人质疑，到底保罗这个人是不是使徒？保罗就说，“若是对别人我不是使徒，对你们我总是使徒。”（林前九 2。）这就证明使徒的数目是没有限制的。甚至召会和信徒可以试验谁是使徒，谁不是使徒。这就说出，使徒没有什么特别，乃是普通的一班人。

使徒既是召会中相当有分量的人，但又不是特殊人物，那么使徒到底是什么？照圣经看，使徒就是神所差遣出去的工人。一个人蒙了神的呼召，受神差遣出去传扬主的福音，拯救罪人，设立召会，造就召会，这样的人就是圣经所说的使徒。所以，我们所说狭义的工人，就是指这个受神差遣的人，也就是圣经里所说的使徒。后来在欧洲出现一个拉丁字，相当于英文的 missionary（传教士）。这个字在拉丁文里，意思就是受差遣。近来无论是罗马天主教，或更正教的各公会，打发人出去传道，都叫他们 missionary。因为这些传教士多半是从西方来的，所以我们也有“西教士”这个说法。其实 missionary 这字的意思，应当相当于新约圣经里的使徒，就是指神所打发出来，传福音、设立召会的人。我们所说狭义的工人，就是指这一班使徒，被神差遣出去，传福音、设立召会。

召会是地方的，工人是区域性的

有人问说，工人是在什么地方？地方召会里有没有工人？我们若把整本新约仔细读过，我们读不出在地方召会里有使徒。地方召会里，没有狭义用法的工人；所以，地方召会里没有使徒，使徒是超地方的。行传十三章说，“在安提阿当地的召会中，有几位申言者和教师。”（1。）很希奇，在安提阿那里没有使徒。在别处的召会，我们也读不出有使徒。然而，林前十二章二十八节说，“神在召会中所设立的，第一是使徒。”这怎么说呢？一面在各地的召会中没有使徒；另一面圣经又说，神在召会里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。我们把圣经仔细的合起来读，就得着一个结论：在地方召会里没有使徒，但是在宇宙召会里有使徒。

在宇宙召会里有许多地方召会，但在地方召会里没有使徒，在宇宙召会里才有使徒。在使徒时代，有外邦、犹太两个区域。彼得、约翰作使徒时，是在犹太人中间作使徒，就是在犹太的区域里。然而保罗、巴拿巴作使徒，乃是在外邦人中间，是在外邦区域。我们仔细读新约圣经，就能看出这是犹太召会，或是外邦召会。譬如，在犹太区里，彼得、约翰是工人；在外邦区里，保罗和他的同工是工人。一个宇宙的召会，分作一区一区。在这一区一区里，各别都有使徒；而这一区一区的召会，都是在那一区里的使徒设立的。所以，在那一区里，又有一个一个地方的召会。

我们从使徒行传能读出，彼得、约翰是犹太区的使徒；凡是那一区里的召会，都是彼得、约翰设立的。耶路撒冷的召会是彼得、约翰设立的，撒玛利亚的召会也是彼得、约翰接手设立的。到了外邦区域，一个地方一个地方的召会，都是保罗还有和他同工的那一班人设立的。所以，在宇宙召会里有区的讲究，还有地方的讲究。在一个区里有工人，在一个地方上有召会，而一个地方一个地方的召会，都是那一区里的使徒或工人设立的。

召会与工人的关系

召会是地方的，工人是区域性的。那么召会与工人之间的关系如何呢？一个区里有使徒兴起来，意思是，这个使徒是受差遣到这个区，一个地方一个地方的设立召会。所以，一个地方一个地方的召会，以及长老和执事，都是使徒设立的；使徒在区里可说是一个最高的权柄。

使徒不属于任何一个地方召会，乃是超地方的一班工人，为着照顾、供应各地的地方召会。在各地的召会都是平等的，没有总会；这是顶奇妙的。我们在圣经里找不出总会，不像今日的罗马天主教，以梵谛冈为总会；也不像今日的更正教，各宗各派都有其总会。在圣经中，召会没有总会，所有的地方召会无论大、小，都是平等的，都是各自为政，直接活在元首基督之下，直接向元首负责。耶路撒冷的召会，不能辖管撒玛利亚的召会；撒玛利亚的召会也不能辖管耶路撒冷的召会。照样，今日马尼拉的召会不能辖管香港的召会，香港的召会也不能辖管马尼拉的召会；马尼拉的召会不能辖管怡朗

(Iloilo)的召会，怡朗的召会也不能辖管马尼拉的召会。尽管马尼拉的召会比怡朗大多了，但二处召会是平行的，都是在元首基督之下。这是各地召会彼此之间的关系。在各地的地方召会和工人的关系，要看那一个地方召会，是不是这一班工人所设立、所造就的。如果是这班工人所设立、所造就的，那个地方召会就得服在这些工人的权下。这些使徒，或者说这些工人，在他们所设立、所造就的召会上，有一个属灵的权柄；这些地方召会就服在那些工人的权下，受那些工人的带领和栽培。这就是地方召会和工人的关系。

“工作”在圣经中的定义

既然如此，那么有没有“工作”这个组织呢？同工出去工作，的确有所谓的工作，但没有工作这个组织。有工作的组织，就是堕落。一有组织，就如今日更正教的差会。更正教里不只有传教士，还有差会（mission）。差会就是他们工作的一个组织，这是不合圣经的。圣经里有使徒，但圣经里没有使徒的组织，我们找不出所谓的组织。所以有工人，也有地方召会，但没有工作这一个组织。或许弟兄姊妹要问，既然没有工作的组织，为什么我们还常说，工作和召会的分别？这在于我们如何领会。我们若领会，工作是指组织说的，那就是错误的；我们若是指工作那一件事说的，那就对了。没有组织，只有那一件事，这就对了。

这给我们看见，什么叫作地方召会，什么叫作工人，什么叫作工作。工作是指工人所作的那一件事，并不是一个组织。工作是在工人手中，也在工人肩膀上，这完全是工人负责的一件事。譬如，我们两个是工人，到人中间传福音，在一个地方开始了一个工作。我们是工人，我们所作的就是工作。那里有人得救，就成立、产生了一个地方召会；我们就再到别处传福音。就我们两个人而言，我们是工人；就兴起来的召会说，是地方召会；就我们两人负责推动的工作说，就是工作。我们看见三个都有了：工人、召会、工作。然而，我们不要忘记，当我们每次题起工作时，都不是指组织说的，乃是指工作那件事说的。这三件事彼此的关系乃是这样：地方召会是工人设立的，工作是工人负责推动的。

比方，有位弟兄得救了，是马尼拉召会中的弟兄。他平常传一点福音，有时也会站起来申言，也能作教师。他是召会里的人，那么他是不是一个工人？不是。因为他还没有被主差遣出去，所以还不是一个工人。有一天，他在主面前清楚了，主呼召他，分别他，打发他到三宝颜（Zamboanga）去，在那里传福音，设立召会。同时，他也得到一班同工们的印证，觉得主给他这个托付，承受这个使命，有这个恩赐。并且派另一位弟兄和他同行，一同去作工，他们就到三宝颜去。这时，这个弟兄是那一个地方的人？原来他是在地方召会里，现在他成了工人；再过一段时间，他在三宝颜建立了一个召会，有上千人聚会。后来，他实在走不开，只好留在三宝颜召会里，和弟兄们一同事奉，也成为其中的一个负责人、长老。这时，他又进到召会里了。

关于财物供给的交通

我们还要题到供给的问题。首先，召会没有总会，工作没有组织，所以，我们中间的财政没有统制，没有中心。若有总会，就有经济的中心；若是工作有组织，也就有财政的统制。然而没有总会，也没有工作的组织，所以没有财政上的中心和统制。每一个信徒都可以受主引导，奉献财物供给地方召会。譬如，在马尼拉召会的人，都有绝对的自由，受主的引导奉献财物，供给那地召会的需要。同时，马尼拉的弟兄姊妹，每一个人也都有绝对的自由，奉献财物供给任何一个地方召会。不必问长老，不必问工人，也不需要人过问、干涉。又譬如，你有一个引导，虽然你是马尼拉的弟兄，却想要供给香港，或是台北、纽约、伦敦的召会，都有绝对的自由，没有人统制这件事。我们没有总会，没有组织，完全是自由的。所有圣徒对任何地方召会，都有绝对的自由供给。

第二，所有圣徒对所有的工人，都有绝对的自由供给。譬如在菲律宾的某一区，有十多个同工，弟兄姊妹有绝对的自由供给他们。没有一个地方召会，负责他们的薪水；也没有一个工作的组织，负责供给他们。他们是直接仰望神，像地方召会直接仰望神一样。所以，众圣徒可以随从主的引导，一个一个的供给他们，不一定是限于那一个地方。有一件事是最美丽的，譬如在马尼拉这里有两、三个同工，因着主的安排，全时间留在这里。有时，在怡朗开奉献箱，开出几个奉献包，是给马尼拉同工的；同样的，也有几个同工，因着主的安排在怡朗，马尼拉的弟兄姊妹也应该有奉献，是顾到他们的。这是非常美丽的一件事。我们没有一个中心，没有一个组织，来统制、管理这件事，都是圣徒直接作在主面前。

或许弟兄姊妹会问，地方召会既然供给同工，为什么还有工作的供给呢？这两面的意义。第一，有些弟兄姊妹，在祷告中对有些同工有感觉，觉得他们有需要，便在奉献中为他们摆上，奉献包上清楚写明是给他们的。这是圣徒直接在神面前顾到工人的需要。然而，有些弟兄姊妹，对工作的事情不清楚，也不知道那一个同工有需要，或者连同工的名字都不知道，就在奉献包上写着：“为工作用”。召会开出这些奉献包后，就交给年长的同工们。为什么交给他们呢？因为他们知道各处同工们的光景，由他们来替弟兄姊妹分配。这并不是有一个工作的组织，在那里收什么奉献，不过是个奉献的服事而已。这是第二面。

最好是弟兄姊妹平常好好留意，召会中有那些同工，他们到什么地方去，有多少负担，有多少需要；若是每个弟兄姊妹都这样关心，这乃是讨主喜悦的。圣徒有这样的关心，随从主的引导，一包一包的奉献上，写明那个人的名字，就不必写为工作用了，也免去前面同工的麻烦。然而有时，我们不只关心出去的工人和工作，也实在有力量要奉献一笔款，但不知道实际的用处在那里。在这种情形下，就用简便的办法，包一个奉献包写为工作用，就可以了。这个款，召会一开出来，会交给前面年长的同工弟兄。他们不是留着为自己用，乃是照工作的需要，分送出去给那些作工的人，这是一面。另一面，实在有为工作用的意思，就要写明为什么工作用。譬如两位弟兄，要为着某地方召会的工作，特别有奉献，就要在奉献包上注明，为那地方的工作。譬如：你注意宿务（Cebu），顶好就注明“为宿务工作用”。若是你关心怡朗的工作，就注明“为怡朗工作用”。前面年长同工弟兄，收到这个款，就会照着所指明的分送出去。

末了一个问题，比方一个地方召会定规，每个月送出一千元给工作用。这一千元，乃是召会定规的，并不是召会欠工作的，也不是召会付给工人的工资。长老们应该十分清楚，乃是每个月要从奉献的收入里，拿出一千元，供给往外去的工作和工人。然而，供给那些工人呢？供给那一分工作呢？这些都该在主面前好好祷告。并不是这里的召会，每个月必须拿一千元出来给工作用，不拿这一千元给工作，就是欠工作一千元。召会里没有所谓的“欠”。甚至即使定规了，却从未将一文钱给过工作，也没有欠工作什么。因为我们没有组织，不过是因着圣徒爱主的缘故，看见有弟兄姊妹蒙主呼召，到远处开辟主的工作，因而个人在主面前有所表示，在财物的供给上，与他们有交通。个人是这样，一个地方召会也是这样，每个月拿出一点钱来，表示和他们有交通。这并不是在组织上有一个责任。

若是主不给召会这个力量，不要说一千元，就是一元也不必拿。若是弟兄姊妹对于那些同工们，对于他们出去推广的工作，一点也不赞同，也不印证，里面没有感动，尽可以袖手旁观。这也可以，并没有什么错。因为我们不是在组织里，而是在主面前。无论是地方召会，或是同工，或是所谓的工作，都是绝对在主面前，一点也不在组织里，所以是彼此能看顾的。

圣徒个人能供给地方召会，地方召会看见信徒个人缺乏，也可以拿出来供给他；地方召会和信徒个人都能供给工人。反之，工人看见召会有缺乏，也可以供给召会；看见信徒有缺乏，也可以顾念弟兄姊妹。同样的，众圣徒个人和各地的召会，以及各地的工人，都可以顾到其他的工人，也可以顾到各地推广的工作。这没有组织上的权柄，更没有组织上的限制，众人都有绝对的自由活在主面前。

或许有些人想，如果工人收不到怎么办？不必担心，那是人在神面前信心的问题。或许有人说，有些人收得太多怎么办？我们也不要嫉妒，那是人在神面前负责的问题。不过，我们应该记得，没有一个好的地方召会收得多了，会积在那里；也没有一个好的工人收得多了，会为自己积蓄。无论工人或是召会，若是活在主面前，收得多的，除了自己的用度外，定规分送出去。我能向弟兄姊妹夸口，近三十年来，我们在国内的同工们，没有一个人为自己积蓄，我们的钱财都是流通的。

或许我们只有一千元，但是流通到一个地步，就像有二万、三万。这怎么说呢？比方这一千元是十个弟兄姊妹奉献的，都奉献到地方召会来。地方召会说，我们一个月花费一百元就够了；其他的九百元就送出去，送给三位同工。三位同工每人一个月各花一百元，还剩下六百元，看见有缺乏的弟兄姊妹，又送给他们，还有一部分送给外埠的同工。外埠的同工接到了，又觉得不需要，主已经给他们够多了，恐怕其他地方召会有需要，又寄给别的地方召会。实在说，那一个地方召会所送出去的，虽然是一千元，在账本上收一次记一次，别人送出来一部分又记一次。记来记去，是不是变成二万、三万了？

正因如此，所以我们在大陆时，没有办法统计我们中间到底收到多少供给。大家都是往“用”送，所以在财物上，我们实在看见主的同在；好像只有一点点的钱，却显得非常丰富。不像积攒财宝的人，钱到手中，就积攒起来；钱到某个召会里，就存到银行。不，我们的财物是流通的，不是到某处就停止。所以，我们能显出主的丰富。我们没有总会，没有组织，没有中心，所以也没有统计，一切我们都作在主面前。

第二篇 召会的立场与工作的原则（一）

[上一篇](#) [回目錄](#) [下一篇](#)



由于一位在香港居住的弟兄，前几天来台湾与我们交通，愿意在这里有一个学生工作。因着这件事关系多位弟兄在内，我们觉得该郑重的交通给全地，好表明我们的立场与工作的态度。所以，我们一面写信给香港召会的负责弟兄们，一面在此透彻的交通给众人。

这位弟兄来到台湾，清楚告诉我们，他是和美国作学生工作的团体连在一起工作。他认为基督教的许多团体，在学生们中间所作的工太过肤浅，没有根基，见证也不够强，并不能成就主所要作的。他觉得若是能在学生们当中，特别是在大学生中间，为主兴起一个学生团契，作更强的见证，那是最好。他所谓的‘团契’，是指有个会作学生工作的信徒，和主真实成为一，在学校里得人，将他们召聚成为一个独立的团体，而不属于任何的召会。

同时他说，在远东要作成这件事，非常需要与‘召会中的人’合作。按他的观察，若要在各大学里作工有果效，并合乎神的要求，就必须作这个工作。然而照目前的情形，那个领导地位，自然会落在‘聚会所’的圣徒身上；并且好像‘聚会所’的圣徒若不参加这个工作，这个工作很不容易作得结实。他说，他到东方来，觉得我们是最接近神旨意的，他所要作的和我们最相连；所以，非常愿意和我们有交通。我无法把他说的话一字不差的重复，不过这是他和我交通的大概意思。

他说过以后，我就问他是不是也和别的基督徒团体讲到这事，也愿意和他们一同联合来作？他说，他觉得他的负担和使命，是必须在大学生中间，和一般的基督徒联合作工。然后他问我，对于他这样的负担怎么看法？弟兄们对于他这样作工，是否认为不对？这就是他与我交通、谈话里主要的意思。

在召会立场上为着召会见证而作工

实在说，这件事关乎今天召会在地上的问题，是非常复杂，非常不容易说清楚的。我只简单的说了几点：

第一，照圣经的启示看，神在这个时代里，在各个地方上，对召会所该有的彰显，和今天基督教的光景完全不同。换句话说，今天的基督教在各地的光景，完全不合神的心意。照圣经的启示看，对召会在各地所该有的表现、表显，应该是每个地方只有一个，也只能有一个。这一个地方上惟一的表显，就是在那个地方上代表宇宙中独一的召会，并尽基督身体对基督所该有的功用。然而，今天基督教在各地的情形，完全不符合神的这个心意。所以，我们实在是盼望要为主完成这件事。

第二，我们觉得神在东方，特别是在说华语的人中间，把我们兴起来，就是为着祂对召会的这一个表显。我们说这话，是相当戒慎恐惧；因为我们深深觉得，这样说似乎有点骄傲，而我们实在是微小得不敢说这话，也不配说这话。然而，照着我们心中的盼望，和我们所觉得的事实，我们不能不这样说。

第三，我们既这样觉得，二、三十年来，就常恐惧战兢，怕失去神的这个用意。因此，许多事别人肯作、敢作，我们不能也不敢作。这并非要表明我们与别人不同，乃是因为我们里面有一种禁止，一种恐惧，一种不坦然，叫我们无法和别人采取同样的态度，有同样的举动。我们绝不能只顾作好属神的事，而不顾是不是神心意所要的。

第四，这许多年来，我们一直遇到一件事，对我们是很厉害的刺激，就是今天基督教里许多人，都是所谓正统派和热心福音的人，他们非常注意倡导信徒的联合、合作；而为了达成这一目标，他们甚至不惜牺牲主的真理和权利，来取得他们所谓的联合、合作。对于这一种举动，我们里面感觉到相当不以为然，自然对所谓的联合或合作，不能有很高的评价。所以，我们并不宝贝这样的联合、合作；反倒我们不惜牺牲这种联合、合作，以维持神所要我们为祂站住的见证。我们这样说，好像又把自己标榜得与别人不同，标榜得比别人高超一点；但这实在是不得已的事，并非我们的存心如此。

第五，我们觉得我们这样作，并不只是为着我们自己，也是为着所有的基督徒，为着整个基督的身体。因为我们深深的知道，神在这个时代，需要有这一种积极的带领，使我们能全心跟随主，使主能够有一个清明、高标准的见证，摆在众人面前。我们不敢说，我们能够作这件事；但我们觉得确实有一个负担在身上，困迫我们作这件事。能不能作到，就在于神如何怜悯我们，并我们向祂忠诚不忠诚。

第六，因着基督教已过的历史和现有的情形，使我们受到相当的刺激。所以，我们对今日基督教中任何的工作和举动，并其团体的组织，都非常难以信任。基督教的历史，以及存在其中的作法，使我们对这些失去了信心。因为好些工作和举动，好些团体的组织，从表面看好像很好，显出来的似乎也都纯洁；但再深入探究，从其他方面看，就还有些不纯的因素牵连在内。这使我们觉得，主兴起我们，乃是带着一个目的，是要我们为着祂的见证，维持一个高的标准。因此我们深刻领悟，不该受这种不纯因素的牵连，而把主的标准降低了。

第七，由于上述的原因，我们一向不印证、不鼓励弟兄姊妹有分基督教中任何的工作和举动，甚至不与任何团体的组织有牵连。

第八，另一面我们也承认，主是太大了，祂有祂主宰的权柄。在祂主宰的权柄下，祂能使用好些与我们不同立场的圣徒，为祂作美好的工作。我们不能不承认，甚至连天主教，也有好些人是主所使用的。这是一个事实，历史清楚的证明了，有什么人能否认呢？即使我们这些最得罪天主教的人，也不能不承认，这个历史和现实所证明的。主是太大了；连非常顶撞祂的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，也是祂的仆人，也是祂所使用的人。

所以在此，我们要问：我们是那一等主所使用的人？主所使用的人，不一定是祂所喜悦的；他们作的工，也不一定符合神的心意。然而无论如何，那总是出于主的主宰，为着祂的权益。所以，我们虽然在积极方面，不印证、不鼓励弟兄姊妹有分基督教中任何的工作和举动，或与其团体的组织有牵连；但在消极方面，我们对于这些事，也不愿意作什么，因为我们怕破坏或者阻止了主为着祂自己的主宰工作。

第九，关于我们的弟兄姊妹，对这些基督教的工作和举动，以及其团体的组织应该如何？我们把这事完全留给弟兄姊妹个人去受主引导。我们不印证、不鼓励、也不干涉。我们不能控制，也不愿意控制。

注重神所注重的，不有分于偏离的牵连

再者，我们所以不愿意和基督教任何工作和举动，以及其团体的组织有分，主要是怕有不好的牵连。因为差不多基督教的工作和举动，以及其团体的组织，都直接或间接的和一些其他的事有所关联。这些事大家多少都能意想得到，所以无须在此多说。另一面，这些事竟也吸引了许多人的眼目，使人忽略可能带来的属灵后果，这是我们无法接受的。

我们所注重的，乃是神心头的目的，就是召会；不仅是宇宙的，更是地方的。所以，我们注重立场，同时认为这乃一切事工的初期所必要的。召会这个地方上的立场，给人的要求太大、太高。我们深深觉得，应该维持神这个高的标准，不该让任何事降低了这个标准。今天许多基督教中的工作、举动、及其组织，是我们不能有分的，就是因为要维持这个高标准。

我说过之后，这位从香港来的弟兄就凭着我话语的意思说，我们有个原则是很好，否则这样的工作，可能会落于错误或偏于极端；甚至也许会产生一个作法，只求果效，而不要求能合于目的、合于成全，那就不是当初工作的盼望。另一面他也交通，如果我们能稍微改变作法，有分于他所要作的这个学生工作，他一定能取得很好的果效。我们交通到这里，我就觉得已经很清楚，不必再多说了。

这次谈话的结果，令我深深感到，竟有许多热心爱主的人，大多只注重工作，而不注重属灵的实际。甚至连那些所谓要帮助人属灵的人，有相当属灵知识的人，也是如此。顶可惜的一件事，就是少有人是全心顾到主的见证。所幸主怜悯我们，兴起我们来为着祂的见证，并非为着任何的工作。

异象不同引起的难处

我和这位弟兄的谈话，是在四月二十二日上午，前后共两小时。以上所交通的，不过是一个提要。在我和他交通后，发觉他在前一天下午，已经花了四个小时，和一位在台大作教授的弟兄谈到这个学生工作，盼望这位弟兄能在这件事上和他合作。同时，他在上午和我交通后，下午又与我们中间一位刚从美国回来的同工弟兄有很长时间的谈话。按我所知道的，他和这两位弟兄接触时所说的话，相当需要我和他再有一次公开而正式的交通，把整个局面弄清楚。于是我立刻请人打电话把他请来，要把这件事从头到尾、明明白白的谈个清楚。

我先重申之前与他的交通：‘我昨天清楚交通到，我们不能印证、鼓励弟兄姊妹有分任何基督教今天的工作和举动，或与其团体的组织有交通。我愿意说得更清楚一点：我们之所以不能印证、鼓励，就是因为我们不承认那些是对的。另一面，虽然我们不承认那些是对的，但我们承认主的主宰权柄，所以我们也不愿意干涉、反对。’对此大家并无异议。

接着我说到关于我们的立场：‘今天更正教里的人，特别是传教士，几乎都有一个不公平的看法。在他们看，天主教是绝对该弃绝、该隔离的；而更正教就不该这样被弃绝、被隔离。然而，我们如何不承认天主教，我们也同样不承认更正教。在原则上，就我们看，更正教和天主教并没有两样。这二者在程度上虽有分别，但在原则上却是一样的。所以就原则说，我们不能有分于更正教的一切，就像我们不能有分于天主教的一切一样。’

今天更正教的人不愿意、也不会和天主教有分，却反过来责怪我们不和更正教有分；这是什么问题和态度？更正教的人如果要责怪我们，为什么不和更正教有分、联合？我们就要反过来质问他们，为什么不和天主教有分、联合？这在原则上是一样的。他们不和天主教有分、联合的原因，也就是我们不和更正教有分、联合的原因。我们对天主教没有办法，我们对更正教也同样没有办法。

总结来说，我们不能过问这么多的事，也没有办法争论这么多的事。所以，我们只愿意卑微的，照着我们所蒙的呼召，所接受的托付，行在主面前，为主作我们觉得祂要我们作的见证。我们不愿意过问别人，干涉别人；同样的，我们也希望别人不必太过问我们，或干涉我们。

因着这些话，引发这位弟兄说出许多关于西教士定罪我们的一些不准确的话。当然，他的态度和灵相当好，不过话语和那些西教士们一样，都是使用不准确的话。他说，‘这样，就只有你们是召会，别人都不是召会么？你们是最好的，别人都赶不上么？只要和你们有交通，就得和别人完全了断么？’我回答说，‘你这样的说法，使我觉得，如果不是我前面的话说得不够清楚，就是你的领会不清楚，所以我需要再说得更清楚一点。’

立场和属灵光景之间的区别

我对他说，我们从来不说只有我们是召会。如果说那样的话，就太天真、太幼稚了。然而，我们是一直见证说，只有我们是在召会的立场上。这位弟兄便问：‘什么叫作召会的立场？’他问这个问题，并不是多疑或别有存心，而是的确感觉‘立场’是一件难以明白的事。我看出他是真的要寻求明白，就加以解释：召会在宇宙中是一个；而在一个一个地方上的出现，乃是许多。不过在每一个地方上的出现，只该是一个。这个在地方上出现的立场，就是我们所说召会的立场。

这样说过之后，他还是不明白。我就用旧约的预表来说，比如以色列人蒙神救赎，归祂作属神的子民。神定规他们，凡要作神子民的以色列人，必须是在迦南地，在耶路撒冷；那是祂选择立为祂名的居所。然而有一天，他们被掳到巴比伦；这样，他们就失去了他们作神百姓的立场。那个立场就是耶路撒冷。他们一离开耶路撒冷，被掳到巴比伦，自然就失去了立场。虽然他们仍是神的子民，却没有站在神子民的立场；惟有耶路撒冷，才是他们作神百姓所该站的一个地方，一个立场。

同样的原则，召会在宇宙中是一个，但出现该是在地方上的。耶路撒冷对犹太人怎样是一个正确的立场，地方对于召会也该如何是个正确的立场。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，虽然失去了他们该站的立场，但绝不是说，他们就变成不是犹太人。他们虽然被掳，失去了作神子民的立场，但没有失去作神子民的身分。说那些在巴比伦的犹太人不是神的子民，那是太幼稚了；而相信这话的人，也同样是太天真了。他们是失去了立场，但他们仍旧是神的子民，仍旧是犹太人。

到了他们被掳七十年期满的时候，假若有人到他们中间，对他们说，‘我们是神的子民，我们该在神命定的地方作神的子民，那个地方就是耶路撒冷。在巴比伦作神的子民是错的，所以我们应该回耶路撒冷去。’假若这时他们中间也有人起来说，‘这样作不是必须的。我们既然已经是神的子民，就不在乎是在巴比伦，或是回到耶路撒冷；只在乎是不是活在神面前。’以新约的话说，就是不在乎立场，只在乎是不是满了基督的身量，是不是满了基督。只要属灵，满了基督，不论在什么地方都可以；不必拘泥是在巴比伦，或是在耶路撒冷，只在乎你是否活在神面前。换句话说，不必在乎立场对或错，只在乎有没有基督，只在乎属灵的程度如何。

于是我问：‘如果有人在那里讲这样的道，作这样的事，你能称义么？你能说是对的么？’这位弟兄回答说，‘我看见在好些团体里，有的弟兄姊妹热切的为主活着，全心事奉主，尽他们所能的遵守主的话。难道他们是不对么？难道不可以和他们联合么？’我们真是愿意这位弟兄看见，即使有人像但以理那样属灵，还不能说他们的立场就没有问题。

或者有人说，‘但以理那样属灵，都可以留在巴比伦，我们何必一定要回耶路撒冷？’然而，我要说，没有人可以用这件事作为遮护和理由。因为但以理留在巴比伦，乃是出于神主宰的安排，为着神子民的权益；并且他在巴比伦时，仍然一日三次向着耶路撒冷，为神的子民能回归耶路撒冷迫切祷告。这指明他也渴望能够回归。

有人说，‘你们回到耶路撒冷的人，就是新约所说回到召会立场的人，也不一定属灵、刚强。’这件事我们绝对承认。当日和所罗巴伯一同回来的人，那个属灵的情形是相当不像样。有的娶外邦女子，有的不同心合意，有的胆怯，种种情形都很令人沮丧。虽然他们的情形是那样的糟，他们所站的立场仍是对的；他们是在耶路撒冷。所以，神还来对付并祝福他们。

另一面，但以理的情形非常好，但不能因此就说，他所站的立场是对的，是该站的。他不是耶路撒冷，而是在巴比伦；那不是神称许的立场，反而是神所反对、咒诅的。这清楚给我们看见，属灵的情形和立场，完全是两件不同的事。你很可能有这一件而没有那一件，也很可能有那一件却没有这一件。神的意思乃是要我们两样都有，所以我们都得看重。

我举出几个人为例。第一，盖恩夫人；恐怕我们没有几个人，比她更爱主，更满有基督。然而，我们能否承认，盖恩夫人所站的立场是对的？她是在天主教，是在我们都反对的立场里。她的例子非常明显的给我们看见，一个人可能非常属灵，却是在错误的立场上。一个人的属灵可能非常的对，但他的立场却完全是错的。所以，我们要把立场和情形完全分开。第二个例子是慕安得烈。多年来许多人说他非常属灵，但他还在组织的基督教里。

说到这里，这位从香港来的弟兄便问：‘那么在慕安得烈那个时候，就没有召会么？’我说了那么多，他竟然还问这糊涂的问题。我再度强调，不是没有召会，乃是召会失去了该站的立场；所以不是没有召会，乃是没有召会的立场。盖恩夫人在召会中，具备相当强而有力的一分，但我们必须承认，她没有站在召会的立场上。她有罗马教的立场，却没有召会正确的立场。同样的，慕安得烈也是一位强有力的圣徒，但他是在组织的基督教里。他的立场是组织的基督教，而不是真正的召会，不在召会正确的立场上。他是召会的一分子，却没有站在召会的立场上。

我再举梅尔博士 (Dr. F. B. Meyer) 为例，他是近代有名的人，连史百克弟兄都相当称赞；但他仍在组织的基督教里。他属灵的情形可以说很对，但他召会的立场完全错。

所以现在的问题，不是问人说，你是什么？乃是问人说，你在那里？我们不是说，人平常所谈论的事并不重要，我们承认那是基本且重要的；但仅仅有这个基本的重点还不够。我们还要追问：‘你在那里？’除了问：‘你是什么’，还要加上‘你在那里’。我再引一个比方：我既是家中的一分子，我就应该住在家中；如果我跑到外面，不必说跑到放猪、吃豆荚的地方，即使是跑到一个非常高尚、繁华的地方，有如皇宫一样，我所在的地方还是错的。我仅仅是家里的人还不够，我还得要住在家里。

我们是什么，该在那里

我们和亲爱的弟兄之间，所争执的一个问题，不是问：‘你是谁？’而是问：‘你在那里？’不是问：‘你是不是召会？’乃是问：‘你是在什么立场上？’你是在罗马教的立场上呢，还是在更正教的立场上？你是在各公会的立场上，还是在召会的立场上？你是以色列人，是神的子民，但是你在那里？你在巴比伦，或是耶路撒冷？甚或你是在亚拉伯的旷野那里，或者还留在亚述地，或者是在撒玛利亚？我深深觉得，末后这几个世纪，站起来为神说话，自许应该是什么人的已经太多了，也已经够多了。然而，我们很少碰到站起来替神说话的，能真正替神问一句：‘你在那里？’

我们既蒙主怜悯，生在这恢复的路上，就该一直摸这中心的问题：到底我们在那里？神在历代的恢复已经够多了，只有一件还没有恢复的，就是‘你在那里？’这个恢复，也许是这二、三十年间，才在我们中间开始的。弟兄们，我们都得问：‘我们在那里？’难道事情作对了，就够了么？我们必须在该在的地方，才能是对的。可惜直到今天，蒙神拯救的人，只看重‘是什么’，却非常轻看‘在那里’，甚至非常的反对。有些非常有属灵知识的人，都厉害的反对、责难、定罪这事。这是最令我们感到痛心的。

这便是仇敌阴险的诡计，借着非常属灵的人来破坏这个恢复。撒但这个诡计可谓无孔不入；没有一个人属灵到一个地步，能不被他利用，不被他使用来破坏这个恢复的。他能假冒到任何属灵的事里面，也能假冒到信心的事里面。在今天这种紧要的关头，这是你我需要非常慎思明辨的。

我们所遇到的和我们所听到的，虽然都使我们觉得为难、艰困，但我们不能那么轻易的就摇动。这三十年来，我们出了多少的代价，受到多大的攻击，一再遭受诽谤、凌辱，就因为我们要维持这个召会的立场。

我实在觉得，我们不只不能受这种错误的影响，反而要起来大声疾呼，甚至‘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’。我愿意不讲别的题目，只传讲召会的立场。十字架的真理恢复得够多，也传讲得够多；复活也传讲得够响亮，但召会的立场传讲得不够。神所作的是实在的，也是完全的；如同史百克弟兄说的一样，祂在西方行不通，就来到东方走这条路。我实在愿意说‘阿们’，更愿意史百克弟兄也把这原则应用到召会的立场上。

神在西方也兴起人，愿意走这条恢复的路；然而，这半年来所有的行动、工作和真理，都相当的搅扰、破坏这个立场的问题。结果直到现在，人避开不说这个问题，以谈论这问题为羞耻。如果有人问起这问题，就视他和弟兄会的弟兄们一样。我不是为弟兄们辩护；我的意思是，神在西方被逼得无路可走，所以到东方怜悯了我们。因这缘故，这二、三十年来，我们好像什么都不注意，专门注意这问题。在马丁路德时，好像他什么都不要，只要因信称义；然而我们知道，路德并不是什么都不要。人所以有这不正确的印象，是因为神在什么人身上恢复的那一点，那一点就没有办法不被人注重。或许他们能把别的点都丢掉，但就这一点神定规不让他们丢掉。

我们今日的见证

对于这些反应，我们应有几点认识，并且要警醒。在属灵的争战里，仇敌所一直攻击的地方，就是我们部署的地方。已过三十年来，人对我们的反对，是反对我们的福音么？当然不是。今天在东方，好多地方所传的福音，都是我们打下的根基。我们好像癫狂的说，他们都是传我们所传的福音。在真理上我们错了么？如同我们为福音所夸的口，许多真理是借着我们启示出来的。在造就圣徒上我们错了么？许多人以为，我们是把公会中有心愿的人吸引过来；事实上，乃是我们将人从无心造就到有心。我们受了他们的供给么？即使有，恐怕也是微不足道。这三十年来，我们受到厉害的攻击，被人指责，遭人厌弃；所有的这些摩擦，都是在于我们坚持召会的立场。已过三十年，仇敌一直想要攻破的一个地方，就是这一点。这一点我们势在必守，非守不可。不仅如此，若是主怜悯的话，我们还要加强这一点。

我对这位弟兄说，三十年前我开始起来事奉主，对基督教便有所怀疑。首先我从圣经看见，今日基督教的光景全然不对；然后我又看见，今日基督教的立场也不对。光景不对，这是表面的；立场不对，乃是根深柢固的，是一切的根源。今天基督教中的混乱和错误，几乎都是由于立场不对。我们可以思想，召会今天如此的属世界，如此的属人意，岂不就是一个光景的问题？情形所以如此，正因为立场错了。召会正确的立场，乃是地方。信徒若都守住地方的立场，今日这么多的公会就难以存在，也难以产生。这个地方的立场，要求信徒付上最大的代价，那就是肉体 and 天然生命的代价。

今天这许多的会，都是人不肯受地方约束而有的。有许多的会，给人很响亮的称谓，但那不过是人随己意的一种表显。似乎是在表明：我很爱主，很热心，我广传福音，作了一个工作，属于某个团体的某个会。所以这个会，就成了人随己意行动的一个支持和象征。如果大家看见，召会的出现应该是地方的，必须受地方立场的限制，那么一切的会就都没有了。你所考量的，就不再是己意的彰显，而是在地方召会中，该怎样有合式的行事为人，为着保守召会的一。

我说这话，是要给这位弟兄看见，不管他在大学的工作怎样好，存心如何对，他仍不能在召会之外，另外建立起一个所谓学生团契。如果他存心要建立一个学生团契，他就是存心要有一种己意的表显，那就等于他实在没有看见召会的立场。若是他看见召会的立场，怎么还敢在这立场之外，再去设立一个学生团契？

凡真看见立场，愿意受立场限制的人，都不敢这么作。这就是为什么，撒但今天的目的，就是要把这个立场完全抹煞，好给人一个绝对自由的行动，来作他们设立公会的遮护。惟一能把这一个遮护杀死的，就是地方的立场。一谈起地方的立场，就没有人有任何借口，作他的遮护，来行他个人想要作的事。所以地方立场实在是一个大的约束，约束人的肉体，约束人的己意，约束人的天然。

立场是公开的，责任是严谨的

另一面，我对这位弟兄说，我们这个擘饼的桌子，是绝对公开的。任何得救的人，不管他是什么背景，站在什么立场，有什么牵连，只要他个人愿意和我们擘饼，我们都不该拒绝。只要他没有神所定罪的罪，凡神所接纳的，我们就接纳，和他一同擘饼。然而另一面，我们觉得主所给我们一个托付，把我们兴起来，乃是为着一个见证。所以，对于责任，我们不肯完全同意开放，只有和我们一样的，我们才能和他一同负责。

比方这里有一个大家庭，二、三十个人里，有一岁的，有三十岁的；有糊涂的，有聪明的。不管是什么样的人，这个家向他们都是开放的，不能把任何人赶出去。他们不来是他们的事。然而，这个家的管理责任，能不能向全家人都公开？当然不可能。家人是一件事，责任又是一件事；主的桌子是一件事，我们在主面前的责任又是一件事。如果有人这样定罪我们，说我们的责任不公开，所以我们是闭关的一派；这就是诽谤的话，我们不能接受。然而，已经说到我们身上了，我们还有什么话说？徒然引起辩论罢了。另一面，我们并不因此，就把责任公开。若是要我们把责任公开，就好像要渔夫下到海底捕鱼，那只会把一切弄得混浊不清。我们乃是要作神的仆人，只讨神喜悦，不能讨人喜悦。（参加一10，帖前二4。）

一位弟兄不管有什么见地，要来与我们一同擘饼是可以的；如果他要在我们之外作什么工作，我们不干涉，这是他个人的事。若是他除了和我们一同擘饼，还在我们当中，公开或者秘密的作另一种工作，这是我们不能赞同的。我们要对他说，‘弟兄，你在我们之外作什么事，我们无法管制。你来和我们擘饼可以；如果你在我们这里，和我们作的工作不一样，教训不一致，我们不赞同。’在这里我们也不是争执，只是愿意在我们的园地里，撒一样的种子；我们不许可在我们的园地里撒两样种子。（参申二二9。）人在我们的园地之外，撒什么种子都可以，那是他个人的事；但他不可以在我们的园地内，撒两样的种子。这是我们的事，我们一定要过问。我们当然也盼望人不要干涉我们所作的，盼望人能给我们这一点的自由。

没有看见立场，即使建造也是拆毁

这一次谈话的结果，我觉得这位弟兄人还不错，存心不能说不光明，不过就是缺乏光。他像一般人一样，只顾宇宙召会的建造，不顾地方召会的建造。他们作的工，固然有一点建造；但同时他们所作的工，也正拆毁召会的建造。这位弟兄所作团契的工作，就是如此。如果只顾工作，天主教也有相当的工作。天主教叫人知道主的名，也叫人相信救主。这一点我们无法否认。天主教就是只顾工作，不顾主的见证；这个作风也进到了基督教里。然而，这不是主的心意。我们不是只顾主工作的开展，不顾主的见证。今日基督教的作法，就是一面只顾主工作的开展，一面却拆毁主的工作。他们若肯在主的见证之下往前作工，那是何等的好。

这些年我们所以有一点开展和局面，就因为我们没有离开主的作法，我们坚持主的见证，在这立场上顾到主的工作。如果我们像一般人一样，不顾主的作法、主的见证，只顾工作的结果，就会和他们一样，没有多少开展。很可惜，今天称赞我们开展的人，非常不称义我们开展的这个原因，就是我们所非常着重的召会立场。好像他们一面称赞这个开展、这个局面，一面又要打倒、拆毁这个开展的原因。

这就好比他们一面欣赏、爱喝我们的茶，一面又想要打碎我们的茶杯、茶壶。难道他们喝了一杯茶，觉得非常的好，却又指着盛茶的茶壶说，那个应该打掉？如果他们相信主的祝福，愿我们说一句骄傲的话，只要肯像我们一样，顾到主的见证，他们的工作将要无限量地开展。然而，人的看法一进来，都是颠倒了是非，混乱了黑白。这也给我们看见人的智慧和看法，不如主的祝福和怜悯。人都想抓住为主工作的机会，那知道那正好杀死了主祝福的机会，丧失了神进来怜悯的机会。人若肯为主的见证，不顾工作的结果，相信那个机会是人所不能限制的；那个结果和祝福会是无限量、无止境的。

主怜悯我们，我们宁肯要祂的愚拙，也不要人的智慧。我们既然一同作工，自然无话不说。我请你们思想：从主的恢复来到台湾，如果这七、八年一直像一般人那样，只顾到工作，以致与人的作法联合，今天我们会有什么结果，会是什么局面？我们会有今日的祝福么？我绝对不信。我们今天所以有一点结果，都是我们从我们所着重，丝毫不肯放松，不肯苟且的召会立场而来。

因这缘故，我越来越觉得，一定要把这件事打得非常结实，不让同工们以及弟兄姊妹，对这件事有丝毫的迷糊、犹疑。我觉得召会的立场，乃是为着主今天逐渐的恢复。主在祂恢复的路上，乃是一直前进不停的。祂在史密斯（Pearsall Smith）身上恢复了因奉献而成圣；接着祂再向前，恢复了内住的交通；然后祂再向前，恢复了十字架的同死。我们都清楚，这是在宾路易师母身上所作的。神不停在这里，祂继续向前，恢复了复活的真理。你我信，祂就停在复活的真理上么？祂不能停，祂要往前。在我们身上，祂又恢复了召会的立场。这是祂恢复的路在西方无处可走，才逼不得已到东方作这事。

一切的恢复是为着地方召会，以完成神永远的经纶

主这样的恢复，有祂的旨意，为着达成祂的目标。因信称义、复兴、奉献、内住的交通、十架的同死、复活、召会的立场，这些都是金、银、宝石。然而，这些宝贵的金、银、宝石要摆在什么地方？是要建造在耶路撒冷，还是建造在巴比伦？所以，主来到东方恢复立场，为要托住祂这些金、银、宝石。简单的说，有这么多的金、银、宝石，我们要把它们摆在什么地方？若说摆在宇宙召会里，那是太抽象了。全部新约没有给我们看见，宇宙的召会在那里，却给我们看见召会在地方上，如哥林多人的召会。新约没有一卷书，是写给宇宙召会的。若是有，我们今天的信息，就可以对宇宙召会讲。

没有一个使徒是对宇宙召会作工，虽然他们工作的结果是为着宇宙召会。作使徒的保罗，写信给在哥林多的召会，写信给在加拉太的众召会；他没有一个工作，没有一个信息，没有一个劝勉，是以宇宙召会为对象的。宇宙召会是我们摸不着的，那是马太十六章，我们的元首在天上才能摸着的；祂说，‘我要把我的召会建造在这磐石上。’（18。）我们这些卑微的奴仆是在这地上，没有办法接触宇宙召会。如果你是一个活在肉身中的人，就没有办法摸着宇宙召会，只能碰着地方召会。你的信息、劝勉、安慰，只能对地方召会说。如果有人能对宇宙召会说，那根本就是胡言乱语。

主在祂创造里工作的秩序，先后非常的美妙；我们同样相信，祂恢复的次序也是非常的美妙。为什么祂开头恢复因信称义？你看看祂已过的恢复就能领悟，因信称义使人复兴，复兴就需要交通，而这交通是内住的。然而，这内住的实际在于祂十字架的死，接着就是祂的复活；在复活里，基督的身体产生出来。这身体要在地上有具体的表现，要在地上有实际的出现。这个出现摆在那里？换句话说，金、银、宝石都预备好了，该摆在那里？不能说这些金、银、宝石就是场地，它们不过是建造的材料。在五旬节那天，神已经把根基立好，就是一个又一个的地方。比方耶路撒冷是一座城，是耶路撒冷召会所在的立场；又如在加拉太的众地方立场，有加拉太的众召会。凡看见这光的，都要早点起程，回到神命定的这个立场。我们是被掳的人，我们要归回我们先祖所在的那块基地上。历世纪以来，地方立场已经丧失很久了，今天神要恢复这一个。

我们接受属灵的东西，却不以属灵作为标准

已过二千年来，神所赐给的恩赐，我们每一个都要；但是那些恩赐所牵连的一些不正当的东西，我们不能要。盖恩夫人的爱主、拣选十字架，我们要；她身上所挂着的天主教，我们不要；她脚下所踏的天主教立场，我们不要。照样，慕安得烈内住的交通，我们要；他自称牧师的称呼，我们不要。宾路易师母的与主同死，我们要；她的立场我们不要。同样的，那个只回到一半，停留在半路上，还构不到耶路撒冷的立场的，我们也不要。我们不只要组织基督教的立场，所有不回到地方立场上的任何立场，我们也不要。只有一个立场是对的，就是耶路撒冷。巴比伦的不对，亚述的不对，就是邻近的撒玛利亚的也不对；照样，天主教的不对，各公会的不对，只要是在地方立场之外的都不对。

若是讲属灵，盖恩夫人不但属灵，甚至今天没有一个神的仆人，属灵程度能超过盖恩夫人，然而她是在天主教里。如果立场是以属灵为标准，那么你应该到天主教和她交通。你为什么不到天主教？这证明不能以属灵作标准，属灵和立场是两件不同的事。但以理相当属灵，他却面向耶路撒冷祷告，求神释放祂的子民回去，因为那才是他们该站的立场。顶可惜的一件事，许多人没有看见这个光。他们说，但以理那么属灵，不也住在巴比伦？何必回去，和那些不属灵的人在一起？但以理多属灵，他的三个朋友也很爱主；为什么我们不和他们作同伴？这就是说，他们只要属灵，不要立场。

我们不只要立场，我们也要属灵的东西。所以二千年来，原有好的、对的东西，或是以后好的、对的东西，不论出自何人，我们都接受；但是他们身上那些不好、不对的，我们一概说对不起。我们要盖恩夫人属灵的东西，我们不能要她的立场；她那个天主教的立场，我们不要。同样的，对于任何属灵的人，我们只要他属灵的东西，我们不要不明亮的东西。我们没有偏见。二千年来，对的、合式的恢复，不论出自谁，我们都要。

我们相信，今天神在这里，是要恢复这个立场。然而，有好些属灵的人，对这一点似乎都不够清楚。我因此就得到一个结论：在主恢复的路上，以后走主恢复的人，可以用主在他身上恢复的尺度作标准，去量在他以前的人，因为主在他身上多走了一段路；前面的人却不可以用他的尺度作标准，去量在他以后的人，因为那个尺度不够。神如何不停在他以前的人身上，向前走到他身上，主也如何不停在他身上，要向前走到在他以后的人身上。宾路易师母只可以用主在她身上恢复的，回头去量慕安得烈，但她不可以用十字架的死，去量她以后的人，因为在她以后，主在别人身上走了复活的路；那个人可以回头去量宾路易师母，却不可以去量以后的人。我们觉得，在神复活的真理恢复以后，神在我们这里再进一步的恢复，就是给我们看见一个立场问题。难道三十年来，这样的事给我们注意，是没有意思，没有价值，是多余、偏枯、极端、错误的？我不能这样相信，也不敢这样相信。

立场的问题太严肃了；用同样的材料和工作造圣殿，如果是造在巴比伦，那就完全错了。这个错误不在于材料和工作，而是在于立场。这清楚证明，除了属灵的实际，还有立场的问题。今天有人把注重立场，看成是把基督和召会弄小了，弄成地方的小基督和小召会。我深深觉得，这话不合理论。我们只是说要把召会恢复到立场上，难道这样作就把基督和召会弄小了？反过来说，在地方召会之外的公会中间也有基督，有基督徒；不过他们所在的立场，不是召会正确的立场，乃是公会；难道他们不主张召会立场的人，就把基督弄大了么？他们一直不要召会立场的人，就把召会弄大了么？基督的大与小，召会的大与小，并不是以一个立场来断定的；基督与召会的本身有多大就是多大，本身有多小就是多小。

我们现在所争的问题是：你是召会，就要回到召会的立场；你若没回到召会的立场，还是有一个立场，但是不在正确、该站的立场上。所以如果说，因为这样，我们就把基督和召会弄小了，这话太不合理论，恕我们碍难接受。

必须有立场，才能盛装神的祝福

我们接触到一些在西方的人，他们无论在属灵、恩赐、干才、作工的对象、交通的环境都超过我们，但是工作的结果却没有。他们所以称赞我们所有的局面，是因我们这些日子有许多的实行。在西方明显的有许多干才，可以说是环境好，恩赐多，各方面不知超过我们有多少。我们算什么？我们有什么？我们懂什么？和他们相比，我们真是差太远了。

然而，为什么他们在西方的结果，没有像他们称赞我们在东方的结果？那就是因为他们忽略了，甚至丢弃了地方的立场。这是神特别怜悯我们的一点。我们什么都不如人，惟有这一点是我们的骄傲。他们说这是我们的错误；但如果不是因着我们注重这个立场，我们今天怎么会有一地一地那么好的结果。可以说除此之外，我们没有什么比别人更有一点长处的。

我们今天所有一地一地的蒙主祝福，乃是在于三个因素：第一，我们注重属灵，或者说注重基督；第二，我们注重召会的立场；第三，我们注重配搭。这三项当中，第二项召会的立场，完全托着第一项和第三项。如果把召会的立场给拿掉了，恐怕我们就没有什么祝福。没有立场，我们虽然可以属灵，却不能有实际的作用；在配搭上，也无法有具体的彰显。试问他们那样注重属灵的人，他们的配搭在实际上有多少？所以，他们虽然一再的讲非常准确而属灵的道，可是所留下的结果并没有多少。这正如同人打上水来，结果一直流到地里，没有器皿可以盛装；结果就一直打、一直流。水所以流掉而不能留下，因为没有立场托住、盛装。

所以我再说，人都称赞我们中间的局面，但这局面之所以得胜，乃是由于我们有一个立场，完全留住了神给我们的这一点点祝福。如果我们把茶壶打掉，茶就会完全流光。难道人喝了我们的茶，欣赏万分；但是找着机会，就可以打碎我们的茶壶？这是完全不合理的。

为主今日的真理放胆

今天有人着重的说，不可专专注重一个真理。他们所以教导这样的话，乃是因为看见我们这样注重地方立场。这话的认知固然是对的，但是我们也要反过来说，绝不可以放弃任何一个真理。召会立场如果是一个真理，我们就不应该放弃，应该平衡的持守。归结来说，比如基督的丰满，乃是最中心的真理；但我们不应该专专注意基督的丰满，而放弃任何一个真理。今天我们应该怕人不领会，或者看轻召会立场这个真理，就避讳不讲。

新约的教训给我们看见，无论是主耶稣，或者是使徒，他们的态度、讲道，都是非常确定而明亮的，绝没有因怕人不领会、不同意而避讳。同样的，对的我们该称义，错的我们就该定罪。比方保罗看见彼得装假，怕引起福音的混乱，就当面责备他。（加二 11~14。）最近我们所处的环境，和保罗十分相似。召会立场的真理不够明亮，以致有今天的混乱。虽然人可以避讳，我们没有办法避讳。我们只得不顾人的感觉，甚至伤人的感觉，来传讲这样的真理。这是不得已的。

我们绝不能采取一个模棱两可的话，想要讨人的喜欢，认为既然人不领会、不接受，即使有这样的真理，最好也是关起门来讲。我们不该这样；反之，我们要特别标榜说，这是今日信徒所最急切需要看见的一个真理：召会的出现是地方的，所有在地方立场之外的，都是在拆毁神的建造。

不管人懂不懂，不管人听不听，不管人乐意不乐意，不管人接受不接受，我们的主耶稣就是这样传讲祂的话语。同样的原则，人越误会，我们就越该讲得清楚，越该讲得响亮。难道我们可以因着人的误会、不懂，就牺牲神的真理，埋葬神的话语？我们以为这些真理因弟兄们摸过了，就不应该重复，就以为是羞耻？我们应该要问：这些事到底是不是真理？是不是神的子民应该需要的？如果是，我们就应该照样放胆的讲。

凡是真理，都不应该与基督脱节。难道注意这一个地方立场，是与基督脱节么？反而我们觉得，这正是使基督作中心的实际化，也正配合基督作中心的需要。

立场不是限制工作，乃是限制混乱

有人批评说，‘你以为你自己是这样的特别，以为人家和你不同。你这样就会有一种偏狭的见地，限制了主的行动。这和彼得在去哥尼流家之前的光景一样，那时也有一种犹太人观念的限制。今天你们说，必须来到地方召会才可以。这对主的事工是一种的限制。’事实上，注重召会的立场，不是对主工作的限制，而是对人的天然、肉体一个极大的限制。任何的校正，都是对人一种相当的约束、限制。召会立场的真理，对于今天基督教种种的情形，乃是一个厉害的校正。所以我们深深觉得，这真理不知道能够约束多少人天然、肉体的行动，而促进神的事工。

因此，我们不承认这件事能够限制多少的工作。想想看，假使神的儿女都来到地方立场上，神的工作要得到怎样一个开展？我们的意思并不是说，神只在地方立场上工作。我们一再的说，神不只在许多别的立场上作工，连天主教那样邪淫、充满偶像的立场上，神也在里面作了相当的工作。我们读读天主教的历史，就能看见其中有多少神的工作。即使是今天，天主教里的那个敬虔，是今天基督教里还不容易找到的。难道神不在他们中间作工？人得承认，神的确也在他们中间作工。

我们所以传讲回到召会地方的立场，乃是愿意人都看见，神要在地上得到一个立场，作一个干干净净的见证。这不仅不是辖制，反而是一个保守。这立场辖制了谁？神的子民留在巴比伦，那不是他们愿意的，乃是被掳的。现在被掳期满，大家应该归回；可惜直到今天，都没有人要回到耶路撒冷。如果这时有人说，‘弟兄们，我们是神的子民，应该回到耶路撒冷。’这是一种辖制么？把这个看作是辖制，若不是领会错了，必定就是一种的偏见。

我们承认，我们的弟兄是散居在各种不同的立场上。有人问：‘这样说来，回到召会的地方立场上一同敬拜、事奉的人，就绝对不可与其他立场上的人有来往、有交通，或者有工作上的联合么？’这个问题，我们要分两方面来解答。第一方面是交通。如果只是和圣徒个人在主里有交通，绝对是可以的，并且也是应该的；若是和任何工作或是团体有交通，我们认为那是错误，因为立场不同，会对工作造成极大的难处，甚至拆毁神的建造。

第二方面是工作。关于可不可以去作工，可不可以去讲道，我们经过很多的思考。我们知道，但以理、以西结都是在被掳之地作申言者。他们不是在耶路撒冷，而是在被掳之地；但他们身上也有神所兴起来的职事。他们的职事是什么？在正当的情形下，他们在那里作申言者，作神的工作，就是告诉人，巴比伦这个地方是不该的，神的子民必须回到耶路撒冷。根据这个原则，若是我们到一个地方讲道，基本的态度应该是：‘我是来要把基督，把神的道讲给你们听；但是你们这个立场是不该的，是神定罪的。你们应该回到耶路撒冷。’若不是这样，反而是另一种讲道，去加强坚固那个立场，不只我们要说不对，每个人也都要说不对。

所以到末了，我们只能回答：这样的事留给各人的良心去断定，这完全是一个蒙光照的问题。有人的良心蒙光照到一个地步，他一定不能去作，一定作不来。比方有的人来我家吃饭，看见厨房里乱七八糟，饭就不敢吃了，因为他蒙的光照厉害；但也有的人无所谓。所以，我们不愿意控制；只要各人凭着自己所蒙的光照，用清洁的良心活在主面前。

寻求交通的正确态度

最后我们要说，一个人不该有定见，也不该有成见，说我们不去和别人来往，不和他们一同作工，就是门户之见，那是错误的。这一种话太野蛮、太粗鄙。人如果有心要寻求一，只有请他先把这种粗野的话语和骄傲的态度去掉。人只该凭着清洁的良心，在主面前寻求该作不该作；他不能用粗野的字句，给我们一个带着成见的答案。

以上这些话，都写在我给香港召会负责弟兄的信里。我所以写信给香港，写得这样长篇大论，乃是因为这位弟兄是从香港来的。正如有人从耶路撒冷到安提阿教导不同的教训，所以保罗和巴拿巴要上耶路撒冷去解决。（徒十五。）由于我们现在出入境不方便，所以就用写信的。盼望这事在香港那里能解决清楚，大家在观念上也能清楚。以后请弟兄姊妹不要随便题起这件事。

我也请求你们，若是觉得平安，将这封信读给长老、全时间事奉的人。我觉得我在主面前有这个责任；但是我只该作到这里，下面是别人的责任，不是我的责任。对于这样的事，以后我们还要有更深入的交通。

属灵功课的学习，作为判断的标准

弟兄姊妹听见这样一点交通的话，应该会觉得这样的事不太简单。一个人对这样的事立刻就下断案，乃是最愚昧的。已过三十年来，我们一直学习一个很厉害的功课。这当然不是代表我们所有的人，但总包括我们这事奉范围内的。我愿意对大家交通，自己学了什么东西，受到的帮助有多厉害。我们一面作工，一面研究基督教的事。这一个研究，多半是根据于坚定原则的亮光。

倪柝声弟兄这人，人看他和基督教好像不大接触，但是他天天都在注意基督教的行动。他是一直完全客观的注意，然后写一些评论的东西。他一直观察，也一直评论。比如那里开了奋兴会，他就评论说，关于这一次的布道会，讲道的人是谁，作法是什么，结果又是如何，神在其中作了一些什么事，讲道的品质高不高，作出什么成果。他相当认真研究，几乎没有一本有价值的基督教刊物，是不在他手中的。有时你到他房间，看见到处都是书，一点也不整齐，但那些书他全都看过。他要讲一个真理，比方马太五章，他不是随便讲，而是把二千年来的解释全部拿来核对，符合的就要，不对的就不要。今天他留给我们一样顶大的福气，就是不管那一派，好的我们都要，也确实的要到了。

然而，今天基督教的人，浸信会的人只要浸信会的，别的都不要；长老会的人只要长老会的，别的都不要；路德会的人只要路德会的，别的都不要。二千年来，在基督徒中间，只有在倪柝声带领下的一班人，是什么都要。管他是加百列，或是米迦勒，还是别的天使；只要是好的，都接受，都要。所以并非我们骄傲，事实摆在这里：二千年来的好东西，都在我们这里找得到。

史百克弟兄来访问，听见我们同声祷告，他就很受不了。然而，我们查考使徒行传，就能看见起初的召会，也有这样的作法。四章说，他们同声祷告，并且放胆讲说神的话。（24，31。）这是人没有法子不承认；但实际上，有的人不要说听见同声祷告，连听见说‘阿们’都受不了。在美国有的礼拜堂，要分别一部分出来，叫作‘阿们角’；你听见人祷告一句，坐在那个角落的人就一起说阿们。即使他们不愿意有所谓‘同心合意的说’，至少他们也有人实行一同说阿们。这是没有法子造出来的，完全在于人受神的感动。所以在人看，既有神的凭据，就无法限制应该怎么作。

一九三二年，我特地去看浸信会的一个夏令会，看见所有的人都死沉沉的坐在那里，低头闭眼祷告。我看见了实在受不了。后来我和倪弟兄交通，他却说，‘我们无法给神的儿女有固定祷告的方式。谁能说，站着祷告对，坐着祷告不对？谁能说出声祷告对，闭口默祷就不对？’同样的，今天我也要问，谁能说一个一个的祷告对，同声阿们不对？谁能说讲道一个一个的讲对，同心合意的大声讲论就错？除非那日到天上，对这些事我们才会完全清楚。

二千年来的召会历史给我们看见，人都有限制，都有偏见。史百克弟兄讲道讲到天上去，但一听到同声祷告，就上不到天。他一提起弟兄会就无法忍受；有一天，他问我们，既然接受他的职事，怎么又接受反对他的书？其实我们不管是谁，只要是好的，我们就接受；即使是我们非常定罪的人，只要他有东西，我们还是接受。因这缘故，甚至有的人说我们好像灵恩会。到底我们是什么？我们乃是什么都是。我们不能有一个态度，凡是我們反对、定罪的，他们的东西一概不要。如果因人而异，我们就要问：圣经是天主教开始有的；如果你不要天主教，是不是连圣经也不要？

不要以为我们是有意反对史百克弟兄；不是这样简单的区分。即使是使徒保罗今天来了，我们还得分析他所传的。若不然的话，保罗也不必引经据典的讲；他那样作，就是要取信于人，证明他的职事是出于神。所以，不只我们今天需要引圣经，连保罗那时都要引圣经。因此，事情不能这样简单的二分法。所有的人我们都测量，连保罗我们也测量。那个测量的标准，不仅是属灵与否，更是合乎神的旨意与否。

倪弟兄曾对我说，‘李弟兄，你知道么，我不敢说自己有什么，但是我有一个特别的东西，就是我最会评论。对于上好的，我一分析就知道。’他总归学了三十年，也将这一点教导留给了我们，成为我们所学的功课。所以人对不对，我们一分析就立刻能知道。只要是全世界最好的，我们总归能把它选进来；错的要混进来还不容易。比方史百克弟兄来这里之先，就定意要谈论关于军人戴帽子的问题。史弟兄觉得，我们的弟兄们一起身离座，还没有出房门，就将军帽戴在头上，尊敬的灵不够。一位弟兄起来说一点中国的风俗，证明我们并未违背圣经的教训；史弟兄却仍说，‘圣经的教训是超过风俗的。’明显是强用一句话来压人。

我听见这话，虽然口里没有说什么，心里却相当不服。我们的眼睛在这里最明亮，感觉最敏锐。我们不相信史弟兄的话，是在圣经的要求之内；圣经的教训是一米，他的要求是一米零三公分。我们对于事情的判断非常细。圣经是说，祷告敬拜的时候，一个弟兄不能蒙头。我们的聚会已经宣告说，聚会停在这里；圣经的要求我们应付得够了。圣经并没有要求，散会时起来仍不可以戴帽，或是出了门才能戴帽。史弟兄却说出门才能戴帽，是圣经的教训；这是过度延伸了。圣经的教训如果是一米，他就多了三公分。

对于圣经的真理，我们是学习丝毫不能差。圣经只要求祷告或讲道不许戴帽，我们就不戴帽。圣经没有要求在什么地方不可戴帽，我们就可以自由。我不是定罪史弟兄，即使是米迦勒来传信息，我们也照样要试验。说得再强一点，就是倪弟兄来，我们也要厉害的质问他。人只能以圣经的教训来改正，不能以外国的感觉来改正。如果史弟兄客观的话，就会承认：‘这也许是我们的习惯，是我个人的感觉；但这也许不是东方的感觉，不是圣经的教训。’这样的态度就对了。然而他说，他是照着圣经的教训来说。这个完全不对。

我举这件事为例，乃是指明给大家看，我们对于一切事的接受和拒绝，并不是那么简单。我们要谈的时候，已经经过许多分析。那天早晨史弟兄在讲台上，说我们把基督弄小了，把召会弄小了。他所谈的那个话，就是因为我们坚持召会的立场。我很厉害的质问他，但以理、盖恩夫人那么属灵，但是他们在那里？他一直没办法回答。他属灵的职事很高；我们的确需要高的职事供应。然而，现在他属灵的职事和我们对不起。当天我去找他，说，‘弟兄，我们有这么多的交通；但我们对你这一分，百分之百的不通。’史弟兄很谦卑的问：‘有什么不通？’我说，‘我们坚持立场，你却不要立场。’他说，‘你和我看的是一样。’原谅我这样说，他这一个态度不够明朗，有点像彼得和巴拿巴那样装假。

三十年来，我们学一个厉害的功课，就是对于事情的判断非常严格。除非我们不把一个东西讲出来，只要一讲，担保就没有错。要谈事情的对错好坏，越谈就越会落到我们手中。

城墙乃是为着分别与建造

伊甸园里没有墙，新耶路撒冷却有高大的墙，这是一个分别。今天在各城中要有分别，这是神的原则。第一个创造里面出来的，没有分别，因为没有不法；第二个创造就一直要求有分别，因为有了不法。在新约里，信徒一得救就是建造新耶路撒冷的材料，但是还没有城墙，因为城墙是借着变化而建造起来的。在旧约的记载里，仇敌所作的工作，在预表上给我们看见，就是拆毁圣城的城墙。当神的子民得恢复，从被掳中归回时，还是要建造那个城墙；而他们的仇敌就是要阻止城墙的建造。

我们所说召会立场的真理，等于城墙的建造，主要的功用就是要有分别。墙的功用，一面是把神所要的纳进去，一面也把神所不要的隔到外面；这是墙的一个功用。今天召会在地上的工作，必须产生一个结果，就是把墙建筑起来。什么叫作天然的热心？什么叫作神在人里的住处？必须有一道墙筑起来，使这两者有所区隔。否则人的心点起火来，一面可以热切爱主，另一面也可能带进烧毁。今天人拿来一万块美金帮助召会，你不能立刻说感谢赞美主；你还必须有所分辨。

曾有一位住在美国的女士，打算奉献二万美金。她有一位朋友是姊妹，和我们有一点交通，说这位女士要送我们一部福音车。同工们好好的在主面前考虑、分析后，写信告诉她，我们从来不接受人的捐项，只愿意代表神接受人的奉献。所以，我们不愿立刻接受福音车，仍要先看这人是不是先把自己奉献给主。末了我们说，这是我们一点属灵的操守，请她原谅。

后来那位姊妹来到这里，要拿钱奉献。我说，人只能奉献在神面前；如果她真要奉献，投进奉献箱就够了。这些情形都令她相当不愉快。以后那位女士从美国回来，和这位姊妹交涉后，决定把款项捐给某公会。现在她差不多变成那个公会的执行委员。当初如果我们不过问，今天恐怕会造成我们中间的难处。接受人的奉献没有什么罪恶，但是天然的热心仍会拆毁神的建造。

我们在这里作主的工或释放主的真理，不能和别人争吵。一到正式工作的时候，总要谨慎自守，把城墙筑起来，不能什么人都接受，什么话都随意说。你们在主日请这位从香港来的弟兄讲道，这件事情还小，原则却错得太大。这位弟兄和他的妻子为人谦和，肯为着别人，也注意学生中间的工作。他们是单纯的，也自命单纯。然而，他只能在消极方面脱离一点东西，在积极方面就没有什么建造。他头一次到中国来，要在我们中间有所得着，弟兄们没有答应。以后他抓住某弟兄，说他来作学生工作乃是超然的。然而，从我们的立场看，这绝对是答应不得的。这正是仇敌所要作的拆毁工作。

我们是一直注意建立地方召会，为着神的建造。所以，在积极一面，凡建造必须的，我们都要接受；在消极一面，必须恐惧战兢，注意分别，免得神所不要的被带进来。

第三篇 召会的立场与工作的原则（二）

[上一篇](#) [回目錄](#) [下一篇](#)



有一位在台大任教的弟兄和他的妻子，就着学生工作上的联合，来寻求交通，我愿意把我们谈话的经过交通给弟兄们。

这位弟兄说，他和我们在里面没有问题，因为大家都爱主，为着主的旨意，也都愿意为主活着。然而，现在使他和我们不能有完全的交通、透彻的交通，主要原因在于地方立场的问题。他对这个问题不看为严重；若是我们也不看重这事，那就没有问题。今天所以有问题，乃是这件事在作梗。换句话说，我们若不在这件事的前提下，就难以交通，所以他才不能和我们有透彻的交通。他既诚心要和我们有着透彻的交通，我们当然也愿意敞开交通。

基督教的两面—建设性与毁坏性

我感觉应当把我们里面的负担，向他陈明清楚。首先我指出，我们必须明白今天基督教的光景。就内在而言，我们众人里面是一致的，甚至就是一，因为我们都有主在里面，也都是为着主的。所以，难处不在于里面，而是在于外面要成功什么问题。

今天的基督教有两面的光景。一面是都为主作了一点事，把主的名、主的话传给人，也带人得救；在这原则下，天主教也作了一点，这可以称为‘暂时性’的一面。另外，我们不能不承认，还有消极的一面，就是错误的真理和搀杂的实行，使信徒走岔了路，离神的旨意越来越远。我们众人都得承认，从这一面说，关乎神的旨意，基督教不知道毁坏了多少。同样的，对于成功神旨意这件事，天主教不知道作了多少事，都是毁坏、拆毁的性质。对此，我们都得同意，无法争论。

在这一种局面下，就给了我们一个顶大的难处。若是没有毁坏、拆毁性的这一面，只有建设性的一面，那就没有难处。我们大家既都是为主做工，当然可以来在一起同工。然而问题是，有建设性的一面，还有毁坏性的一面，我们该怎样提防？一面我们要成就建设性的，另一面盼望没有毁坏性的。所以我们在工作上，必须抱持谨慎的态度。

这位弟兄既承认组织的基督教是错误的、死沉的，对神的旨意有毁坏性的一面；现在又盼望我们与他们一起作工。虽说这或许不是要去帮助基督教的组织，但毕竟这当中的讲究太大，相当令我们踌躇。若要我们对于这样一种工作有印证，甚至要我们鼓励这种工作，我们里面实在有许多的考量；因为我们知道，这可能会带进相当的毁坏。

召会立场的限制

有一件事我们大家都承认，就是神在永远里的计划，乃是要为祂的儿子得着一个身体；同时也要为祂自己得着一个家。无论是身体或是家，都说神没有意思要我们单独的作基督徒。基督徒的生活，乃是团体的生活。无论是生活，或是工作，都是团体的。论到团体生活，实际的表显就是配搭事奉。

在新约时代，神在一个又一个地方，都只设立一个地方召会，作为祂宇宙召会在地方上实际的代表和出现。对于这一个真理，我们也没有疑问，都认为是正确的。然而实际上，今天在每一个地方，召会的光景乃是紊乱、分裂的。如此，对于事奉配搭，自然会发生令人无所适从的情形。

归纳来说，在消极方面，若是没有毁坏性；在积极方面，若是一个地方只有一个召会，一同配搭工作就没有问题。现在既有毁坏性的一面，还有许多不同的团体，一个人要出来为主作工，自然要考虑这两面。一面要先选择正确的团体；另一面再看建设性有多少。

我们到底把自己列为那一个团体？作基督徒既不能单独作，那么我们把自己同那班人配搭在一起？如果一个地方只有一个地方召会，你要在那里作工、事奉，只要寻求和这班人在一起便是了。然而在这么紊乱的情形下，我们自然要照着我们所明白圣经的话来分辨、考察，到底这么多的基督教团体中，那一个才合于圣经。找定之后，我们就得和他们一同事奉，一同生活。至于在这团体之外的工作，我们该作或不该作，必须要审定，到底那个工作是具建设性的，还是带毁坏性的。这个审定必须谨慎，绝对不可只问可作不可作，还要问是建设性或毁坏性。这二者相当有出入。

审定的二项原则

审定的原则有二：第一，在于你这个人；第二，在于你的负担。首先你要看见，你这人是谁？然后你要看见，你要作什么？在积极方面，你必须清楚看见一个异象，看见神的旨意是什么。不仅是看见神永远的旨意，更是看见神今时代的旨意，看见神今天所要作的是什么。在消极方面，你该知道，今天的基督教那一部分是建设性的，那一部分是毁坏性的。这些你都要看得清楚，然后，你就知道该作到哪里。这是无法一分为二的。可作或不可作，完全在于你这个人；其次，在于你的负担，你的态度。你是称义那些，还是非议那些？或者其中是有点建设性的，但若更具毁坏性，就必须审慎取舍。

现在这位弟兄的难处，他自己说得很对，就是在于‘地方立场’。因为我们看见神的心意，要有这个地方立场；我们也觉得，该把自己定在里面。当弟兄姊妹在这里擘饼后，他们里面一定要求他们要有分别，不能有分于分裂的、具毁坏性的基督教。然而一个人爱主，有负担为主作特别的工作，又不清楚所谓的‘地方立场’，我们就有一点踌躇，到底该怎么办？

为了避免争论，我们觉得，应当由他个人自己断定，个人在主面前受引导。直等到有一天，他有一个清楚的异象，知道神永远的旨意是什么，难处在那里，基督教的光景如何不蒙神称许。这时，我们不只印证他去作，并且鼓励他去作。当人还没有到这地步，我们很难说什么印证的话。现在弟兄对这点有疑问，怎能叫我们印证他的举动？我们不放心，他也没有话说。

为主作工，必须顺服主的真理

经过交通，这位弟兄的妻子说，虽然她现在对这事还不太清楚，但她愿意学习顺服这里的召会，服这里召会的权柄。弟兄们要她作的，她就作；弟兄们不要她作的，她便不作；虽然她不清楚，仍然愿意顺服。然而这位弟兄不像他的妻子，他说他不能服，因为他只能顺服神。

在这一点上，我们的原则是：我们没有一个人要别人服或不服；但一个为主作工的人，总应当顺服主的真理。不错，我们都应该顺服神，但神的真理我们也应该顺服。否则我们不配作主的工人，也不配为祂作工。

什么是我们所说的真理呢？神在宇宙中，要为祂的儿子得着一个身体，同时要为祂自己得着一个家。具体来说，神在一个一个地方，渴望能有一班基督徒，作这样一个团体的表现，来表显祂儿子的身体，表显祂自己的家，这是你我无法否认的。现在你我能不能承认，这么多的基督徒团体在地方上，都是这样一个表显？我想我们都不能承认。你我既然不能承认这些基督徒团体是这样一个表显，那么难道就没有可以表显的么？我们都要相信，神的话断不会空说；既然祂说了，必定会成就。所以原则上，我们每到一个地方，就应当先找这样一个表显。这就是真理。

召会在地方上的成就，乃是为要成就神永远的旨意。不要以为，基督教的光景这么混乱，怎么可能作得到？神一向是来真的，祂绝不会说了作不到。这位弟兄说，召会在地方的出现，只能是暂时的，不能是永远的。这完全是言辞上的争论；我只说，召会的地方立场，乃是‘为着’成就神永远的旨意，并不就是神永远的旨意。所以，实际上我们可以不要‘永远’的字眼，只说地方召会的出现，乃是要成就主的旨意。无论如何，既是主的旨意，我们就该顺服。

召会的地方立场，保守神子民真正的一

说到这里，这位弟兄仍不愿顺服。他说神有永远的旨意，那个永远的旨意，是要得着一个身体，互相依赖，作祂的一个见证；这个身体里有一位灵，所以这身体没有人能分开。他说得振振有辞，在积极方面都很对。我便就着他的话问：‘既是这样，召会今天在台北这里，是不是就是一个？’他说，‘对圣灵来说，乃是不分的。’我问他：‘身体是一个，圣灵是一个，不能分也是不分的。请看今天的光景，在台北这里所有的基督徒是一个，还是分裂的？我们不能否认，现在的光景是分裂的。那么，是谁把这个身体分裂了？换句话说，是谁把神的灵分了？’他无法回答。

以弗所四章三至六节，题到召会作为基督的身体，其中的实质就是‘那灵的一’，也题到保守召会成为一的七个‘一’。这七个一是：一个身体、一位灵、一个盼望、一主、一信、一浸、一位神与父。不错，我们都知道这个关于‘一’的真理。然而，我问这位弟兄：‘在台北这地方，这些“一”有没有实际的被信徒活出来？有没有明确的被表显出来？’他无话可说。

这位弟兄说他已经弃绝了组织的基督教。我便问他，今天他是在那里？他能否说今天在这里的长老会是对的，他该在其中？或者在这里的浸信会是对的，他该在其中？到底他今天把自己摆在那里？他无话可说，只能老套的回答：

‘我在基督里。’我对他说，‘这句话是在空气里，因为这太抽象了。不错，你今天是在基督里。然而在实际一面，你在那里事奉神？是在什么团体里事奉？是在怎样的配搭里事奉？你到底在那里？你在事奉主的事上，和谁是配搭起来的？’他完全无法答覆，再无理由可说；在这一点上，他彻底被征服了。

地方立场使关于神的事奉实际得着表显

作为一个基督徒，我们不能单独，总要有一个团体的事奉。事奉是团体的，工作是配搭的。到底现在我们把自己配搭在那里？我们能把自己配搭在我们所认为错的团体里么？那么我们要把自己摆在什么地方？我们既有一个物质的肉身，总得把自己摆在一个确定的所在。在台北这个地方，我们该把自己摆在那里？如果有人问，他把自己摆在宇宙召会里，那宇宙召会又在那里？难道是在半空中？这样说太理想，也太不实际。宇宙召会在实行上，必定要显在确定的地方上。因此，说自己在基督里，说召会是一，有圣灵为其实质，不能分也不必分，道理上都非常对，但是该怎么实行法。你我都得承认，惟一的路乃是召会的地方立场。

这位弟兄说，他愿意把自己和我们配搭在一起作工；但另一面，地方召会应该包括那地方所有神的子民，所以他盼望也能在别的团体中找到同工。我对他说，假使他是活在路德的时代，到路德那里说，‘弟兄，我看你是最近神旨意的，我和我的团体是最相连的。我愿意和你们配搭在一起作工。’然而，他又把天主教里一个一个人请去路德那里讲道，请问他们要怎么讲法？一面他说路德是最近神旨意的，同时他又把天主教的人，请去他所称义的团体里讲道。这难道合逻辑么？再换个角色看，在路德的时代，他是反对天主教的。如果有人站在他这一边，又被请去天主教里讲道，他能不能当面称义天主教？同样的原则，这位弟兄若不称义今日组织的基督教，又想要到他们中间作工，这其中就相当的矛盾。当然，我们不能说一定可以或不可以。

地方立场使关于神的真理得以实际的实行

主耶稣在世时，祂到犹太会堂讲道，保罗同样也到他们中间去讲；（太四 23，十三 54，可一 39，徒十三 5，十八 4；）但都不是去证实、加强，反而是要他们从其中出来。这位弟兄说，使徒们到犹太人的会堂，只讲基督，没有讲召会的立场。这样说一点都不错，使徒到处传扬基督，到各会堂也照样传基督；但是会堂里一有人相信基督，使徒们是把这些入留在会堂里么？新约清楚告诉我们，使徒们就设立他们成为地方上的召会。

我问这位弟兄：‘你到基督教各团体作工，到他们那里传基督；人也接受你所传的基督，那么这些人该到哪里？’他说，‘这需要他们自己受主引导。’我再问：‘你认为主会把他们引导到哪里？如果有人问你，你怎么回答？’他说，‘我今天不对他们讲，有一天主会对他们讲。’我说，‘到底主会怎么讲？会把他们带到哪里？难道还把他们留在那些定罪的组织里？’最后他说，‘不，一定是要他们出来。’我就追问：‘要他们出来到那里去？’他闭口无言。

我对这位弟兄说，‘你所讲的太过理论。我们没有说，应该到处去传召会的立场。你看我们在这里传多少召会的立场？我们乃是传主耶稣作救主、作基督、作元首、作万有的主、作包括一切的主。我们知道，当我们这样让主作工时，一定会有事情发生。所有与神的心意合不来的，所有与神所渴望出现的光景不对的，人自然会蒙光照看见，也都会脱离而出去。这些人把那些全都放弃了，又该到哪里呢？’

我接着说，‘就你而论，你是这样非议这里的召会立场。请问我们把召会立场去掉，我们这些人该到哪里？到你家里去么？’他一面承认我们说的对，但另一面他还是非议说，我们不该强调地方立场，否则就和弟兄会一样，只说自己的立场对，别人的立场都错。我向他指出，召会是建造在确定的地方上，否则就像空中楼阁，我们又能在哪里聚会？他说，只要有地方就可以聚会。我说，地方立场就是我们的‘地’；如果卖了‘地’，没有立场，我们就无处可聚会。

真理与实行的讲究，事奉与工作的原则

末了，我说了和开头同样的结论：我们不能单独的作基督徒，我们必须在团体里作基督徒。今天基督徒中间分了又分，那些分，我们都无法承认。我们必须选择一个，把自己摆在里面，和众圣徒一同事奉。至于召会外在的工作，到底该作不该作，我们还要好好观察。总要知道什么地方是破坏性的，什么地方是建设性的。这不仅是为了真理上的讲究，实行上更必须如此。

再说，我们和弟兄会绝对是不同的。弟兄会是闭关的，但我们不是。首先，弟兄会认为，一个人若是没有脱离宗派，和宗派还有联结，他就是‘恶伴侣’。我们不这样认为。如果有一位真正得救的弟兄，穿着天主教的神甫袍，来与我们一同聚会，我们还是接纳他擘饼。其次，弟兄会认为，凡与他们真理的看法不同的，就是‘异端’，不被接纳；但我们只注意基要的真理，把主的桌子向众圣徒公开，凡一切相信主而得救的人，都能在这桌子上有分。

另一面，在工作上，我们不随便印证什么人有什么分于这工作。若有人有事在工作上交通，我们必须看那个人如何，然后定规。我们不愿意吹两种的号声；一吹两种号声，工作就会乱，结果都没有益处。（参林前十四 8。）比方这位弟兄在这里擘饼，我们实在很喜欢，这是事实。然而另一面，直到今天，他对我们所认为对的立场，还有非议，还有不同的见解。他的态度既是这样，大家心平气和的思想，在这工作上，我们怎能和他有交通？对于他在工作上的看法，我们又怎么能印证？我们一点没有意思伤他的感觉。如果弟兄因此觉得，他该到其他团体作工，这是他个人的事，留给他个人断定。

事实上，若有人对于这个立场，对于神的异象，都很清楚；我们不只印证，还鼓励他去作。但有的人，对我们所站的立场有异议，我们又如何鼓励呢？其次，若是外面只有建设性的一面，而没有毁坏性的一面，我们也鼓励人去作；但现在光景混乱，虽有建设，更有拆毁。一个人对立场不清楚，外面的工作又有这种消极的情形时，我们实在没有信心鼓励人去作。这样的考量岂不合理？

一点辩护的声明

人在道理上可以轻易的说，自己只作建设性的，不摸毁坏性的；但在实行上，有其实际的难处。我们不愿意对人说到别人的错；但按我们所认识的，一切团体的背景，都成为工作上的难处。比方这位弟兄来台北，最初几年是在某团体里，我们非常清楚其背景。若是我们喜欢说，早已告诉他关于那团体的不是之处；但直到今天，因着他这样寻求交通，我们就愿意说出一点事实。

第一，那个团体的创始者，是我的同学，又是我的同乡。起初他是以弟兄会的礼拜堂为根据，要在中国建立一个基督徒团体，但最后没有成功。不久，到了一九四二年，他从山东的省府济南到烟台，跟着日本宪兵队成立了基督教伪组织，要求各基督教团体加入；但我们不参加。后来他们有两个代表来见我说，‘现在是你殉道的时候么？是你牺牲自己的时候么？’我仍坚持拒绝。以后日本宪兵队要出动宪兵来强逼我，那人就说要找人来说我，如果我接受就算了，不接受再出动。请问他是什么人？为什么他对日本宪兵机关说话，日本宪兵就接受了？

第二，到台湾后，他还使用‘弟兄会’的名称。我知道了就去问他，他竟说他到台北来，找遍各地，找不到奉主名聚会的地方，才使用弟兄们所用的名称。请问这样作道德不道德？

第三，有一次他到淡水讲道，题到我来台湾设立召会，所以他也要来设立。他作什么都要跟我们一样。现在他那团体里，一切都模仿我们。

第四，这人以后到了新加坡，竟对那边的负责人说，他是地方召会的。那里的弟兄很喜欢，就开门请他讲道。后来那里的弟兄清楚了，才向他关了门。他便另外设立了一个团体。这样的光景，怎能使我们对那个团体安心？表面看好像他们爱主、属灵，实际的情形我们里面很清楚，当然无法印证人和他们一起作工。

现在他们所用的许多名词，都是我们这些年使用的，中文里原来都没有。比方‘身体的配搭’，是我们专门讲说的。虽然这些辞句是我们专用的，我们也喜欢别人都用。然而，这些人是反对我们顶厉害的，同时又把我们的辞句拿去使用。如果你是当事人，有什么感觉？你可以就这件事去问他们，这些辞句是他们祷告得出来的呢，还是他们读经读出来的？我在大陆就看见他们这样作，完全模仿我们，一点也不掩饰。

‘立场’乃是器皿，也是具体彰显的立足点

我的结论在这里：工作的事情是很微妙的。比方人的身体，肌肉和血管是调在一起长的。同样的，工作和立场乃是调在一起的。我们对此必须有清楚的异象。今天我们一直讲‘立场’，好像那是空洞的东西；但若是不讲，我们就有难处，若不注意，撒但就会带进搀杂来。所以无论如何，我们不能放松‘立场’的问题；一旦放松了，我们就不能作事情。

比方我敬大家一杯茶水，谁都无法用手捧着茶喝，总得用杯子。现在大家好像超然了，超然到一个地步，以为不用杯子就可以喝水，以为不要题召会立场就是属灵，一题召会立场就不属灵。事实上，这样的超然并不实际，因为无法承托真正属灵的内容。

有的人赞同我们，想要来和我们一同作工；但是他又不要立场，所以还留在原来的团体里。这是不够光明磊落。如果他们的立场对，应该在他们中间好好作。若他们的立场不对，这个作法我们不能赞同。各地的工作，现在已经到了一个转机。如果我们在地方上，不能找到一个立场，把工作摆进去，那个工作定规没有前途。

史百克弟兄来信，称赞我们这里有一个光景，是贵橡所没有的。他一面很称赞这个局面，一面又想要把这个局面铲除，这岂不自相矛盾？比方你很欣赏这壶茶水，却想要把茶壶打掉。若没有茶壶，茶水要装在那里？这样作是很没有意义的。

我们交通这些事很不容易，里面的要点很微妙。如果我们不注意立场，在各方面都会受亏损。因此，盼望弟兄姊妹为我祷告。我怕作得不得体，弟兄姊妹不能得到益处。另一面，我们中间各种的聚会都必须加强。因为召会的立场，不过是召会具体彰显的立足点；我们来在一起聚会时，必须表现基督。基督在那里？在交通里，在相爱里，在祷告里。所以，我们在这些方面必须加强。

台北有很多弟兄姊妹是模棱两可的。他们所以来我们中间聚会，是因为我们聚会的地方，比较靠近他们的住家。他们来聚会，从来没有得着一个印象，知道主今天把他们摆在这里，是为着什么缘故。他们仍没有这个感觉，所以我们工还得作。我们仅仅争一个立场没有用；争立场是为着一个目的，就是神的召会，作为基督的身体，作为神的家，能具体的得到彰显。我们的祷告聚会，该是打仗，该是办事情。一面像是到战场，一面像是到办公室。如果有人到我们的祷告聚会，觉得平平淡淡、无所事事，那是完全不行的。

一九四〇年，我们在中国第一次有召会全体传福音的聚会，从农历新年初一开始。在二天前的晚上，我们全体禁食祷告，有召会实际的争战。凡在其中经过的人都承认，来祷告的圣徒，实在每一位都是束起腰来，穿戴全副的军装，向仇敌积极进攻。等到传福音那一天，真是势如破竹，众人如同一人。

我们看行传四章里门徒的祷告，他们是同心合意的高声祈求。祷告完了，聚会的地方震动，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溢，放胆讲说神的话。（24~31。）现在我们的祷告，不要说内容不够丰富，连外面也变得像作礼拜的形式。这是不行的，完全不蒙神祝福。我们必须对付，必须拚上，必须厉害的作工，要把我们这个光景翻转过来。我再说，我们一直注意地方的立场问题。立场乃是作宇宙身体的表现，为着表现基督，表现属灵的东西。我们必须拚各种属灵的东西；我们不能把字句钉在地方立场上，而是要把所有属灵的东西，都钉在里面。这是一个艰巨的工作，而不是仅仅一个道理让人传讲。争道理的是弟兄会，争来争去只会让人感觉疲倦。现在有的讲台，就是让人听了可以睡平安觉。我们是要搅扰人，人来聚会即使好像什么都没有得着，但是听完回去后睡不着，因为有一个东西在他里面，不让他过去，不让他睡平安觉。这就是我们的态度。

第四篇 召会分家聚会的原则

[上一篇](#) [回目錄](#) [下一篇](#)



召会的性质与立场

我们从主的话里清楚看见，召会对于主的功用，就是一个身体的功用。（罗十二5，林前十二12，弗一23，四4，16。）这个身体，就其本身的性质而言，乃是宇宙性的；但就着在地上确定的地方出现来说，又是地方性的。所以，召会有宇宙和地方的两面：就宇宙一面说，召会是惟一的，只有一个；但是当其显在这地上时，乃是在一个个不同的时候，显在一个又一个的地方上，代表宇宙中那惟一的召会，来尽基督身体对于基督所该有的功用。

有一件事很希奇：照着新约圣经来看，召会在这宇宙中只有一个；然而当召会在地面上显出来时，却是显在一个又一个地方上。这就是说，召会的本身是宇宙的，但召会的出现在今世乃是地方的。召会在地方上的出现，就是所谓的召会，其立场是地方性的；比一个地方大或小，都不够作召会的立场。

召会的立场是地方的，并不会随地方的大小而改变。召会不会因为一个地方太大，就多显出来，或因一个地方太小，就少显出来；召会仍是一个。以耶路撒冷为例，历史告诉我们，在使徒的时候，聚居的人口就有百万之多，得救的信徒也不少，但只是一个召会。在行传二十一章，雅各对保罗说，‘弟兄，你看犹太人中信主的有多少万。’（20。）那许多得救的人，平时都是分在各家聚会；行传二章四十六节，五章四十二节两处的‘家’字，原文都是指许多家，不是单数的家。这意思是，虽然信徒分在这许多的家聚会，但他们不是分作好多个召会；召会仍是一个。他们虽然分在许多家聚会，圣经并没有称呼耶路撒冷的召会是许多的召会。反而到了行传八章，圣经称耶路撒冷召会时，使用的是单数名词，不是说‘众’召会，而是‘一个’召会。

（1。）这给我们看见，虽然耶路撒冷这个地方有许多得救的人，也有许多家的聚会，但召会显出来还是一个。为什么呢？乃是为要在地上作一个见证：主的身体就是一个，在一个地方上只有一个出现。所以，神要我们这些信徒，在一地一地保守这‘一’的性质。

另一面，新约又启示，一个地方虽小，也不能和几个同样小的地方联合成为一个召会。比方加拉太省有许多地方；但是把加拉太省各地的召会加在一起，依然不能形成一个‘加拉太召会’，仍旧是‘加拉太的众召会’。（加一2。）亚西亚省七个地方的召会，不能加在一起成为一个召会，仍是七个召会。

（启一4，12，20。）这是因为如果联合，同样会失去召会身体的性质。因这缘故，召会在大的地方不能分作许多个，在小的地方也不能联合许多个成为一个召会。所以不要以为，如果有两个地方很邻近，或者彼此紧邻的三个地方都是小召会，干脆就联合成为一个召会；这是不可以的，一地只能有一个召会。

若要保守召会在宇宙中‘一’的性质，必须在一个地方上只有一个显出。每一个地方召会的显出，都是宇宙里那独一的召会，基督独一的身体在那个地方的一个小雏型，小代表。换句话说，在每一个地方上的地方召会，都是基督宇宙身体的小型出现。然而，这不是说基督在地上有许多身体，乃是有许多小型的出现；而这每一个小型的出现，都是大型宇宙独一身体的代表。所以，圣经说到召会是基督的身体，在宇宙中是一个，却显于许多地方。像以弗所书说到召会是基督的身体，（一23，）是指宇宙的一面；罗马十二章和林前十二章所题的身体，（罗十二5，林前十二12，）是重在地方上的出现。

彰显与功用

神所以如此安排，乃是要给我们看见，基督的身体在整个宇宙中，对基督的功用是如何，在一个地方的召会，不管大小，对基督的功用也该如何。以召会作为基督身体的显出来说，我们必须看见是一个；这保守我们不至分裂。然而，以召会在基督身体里的功用说，我们还得看见，我们都是基督身体上的肢体，应该要尽我们肢体的功用。所以在召会生活中，一个很基本的问题，就是召会对于基督既是身体的功用，就每一个身体上的肢体而言，都该是尽其功用的。

因着召会是基督的身体，每一个得救的人都是身体上的肢体；所以，已过这些年来，我们非常注意身体事奉的原则。身体事奉的原则，就是每一个得救的人，都得作一个活的肢体，以尽其肢体的功用。这个原则很重要。我们聚在一起，不仅是聚集成为一个会，作基督在地方上的彰显，更是同作肢体，并且尽自己作肢体的功用，好叫召会对于基督实在就是一个活的身体。这一件事的成就，从圣经的眼光看，再加上我们已过一点的经历，并参考召会的历史，是有两面的条件。

生命长进，不出毛病

第一面，就是圣徒个人生命的长进。圣徒不仅是得救的个人，更是基督身体的一个肢体；这个肢体要能尽功用，首要的条件乃在于生命的长大。凡读医科的弟兄姊妹都能很准确的告诉我们，刚生下来的婴孩，各个肢体都有，但是很多功用并没有显出。例如有眼不能看，有手不能拿，有脚不会走，有脑不能想；这不是因为有病，乃是因为幼稚。他必须生命渐渐长大，长到一个时候，眼睛才能看见，头脑才会思想，手才能拿东西，脚也才能走路。同时，信徒在生命长大的时候，还必须不出毛病。一旦出了毛病，就不能尽其作肢体的功用。

要长大而没有毛病，全数是生命的问题。若是弟兄姊妹得救了，是一个肢体，但是生命不长，或者虽然生长，却有毛病，就不能盼望他们能尽其肢体的功用。为这缘故，我们才在生命上有带领，要帮助弟兄姊妹长大，并且对付毛病。这样的带领，乃是为着弟兄姊妹能够合式的长大，显出肢体该有的功用；同时大家也能互相作肢体。这样，就叫基督能在地方上，在这身体的小型出现里，彰显祂自己。

罗马书的主题不仅是因信称义，更是说到我们这些罪人，如何构成基督的身体，显为在地方上的召会。罗马一章给我们看见，我们这人原是一个罪人，在神的忿怒之下；二章给我们看见，我们这些罪人，是在神的定罪、审判之下；到了三、四章，我们竟然蒙神称义，借神的恩典得救。到了五、六章接着说，我们这个人、我们的旧人和天性，都与主一同死了。然而，到了七章又说，我们这人还有肉体，仍受罪的辖制，无法改变。到了八章，我们有生命之灵的律，使我们能不凭自己，只随灵活着。九至十一章是一段插进来的话，说到神的拣选。到了十二章就说，我们得救乃是成为基督身体的肢体，应当实行身体生活；进入身体生活的弟兄姊妹，借着运用恩赐，就能显出功用。

所以，经过罗马十二章的奉献以后，（1，）信徒就能学习活在身体里，和弟兄姊妹一同配搭作基督的身体。这给我们看见，尽功用首要的乃是在于生命的长大。你若是活在罗马三章，或是活在四章、五章里，即使你是一个得救的人，是基督身体上的一个肢体，但你作肢体的功用没有显出来。可能你是眼睛，但这眼睛的功用没有显出来；或者你是手，但这手的功用没有显出来。所以你需要长大；同时还要不出毛病，学习与圣徒一同配搭、尽功用。

在罗马十二章以前，根本没有题到基督徒如何事奉，如何生活；只给我们看见，基督徒原来怎样是一个罪人，怎样蒙神称义，怎样和基督一同死了，怎样活在圣灵里面。这都是个人的一面。然而，基督徒的生命，基督徒的生活，实际上都是联于身体的。当我们真往前去，活在圣灵里，我们立刻看见，我们是身体上的肢体。（参弗四4。）这就是为什么到了罗马十二章，开始说到怎样在身体里事奉神，怎样过身体的生活，显出互相作肢体的功用；甚至那里所说的爱人，所题起的祷告，都是在身体里面。换句话说，连我们的爱别人，我们的祷告，都是身体上肢体的功用。

整个基督徒的生活乃是一个身体的生活，整个基督徒的事奉就是一个身体的事奉。不仅我们的事奉是身体肢体的功用，连我们的生活都是身体肢体的功用。这就是罗马十二章到十六章所讲基督徒的生活与事奉，也是身体长大显出功用而有的一个结果。因此，我们要使弟兄姊妹在这里互相作身体的肢体，就必须带弟兄姊妹在生命上有正确而健康的长大。

召会的行政

第二面，就是召会的行政。召会的行政，必须非常适合弟兄姊妹这个作肢体的功用。弟兄姊妹如果在生命上没有长大，或长大出了问题，没有显出功用，责任是弟兄姊妹负责。然而，若是一个地方召会的行政和作法，不能让弟兄姊妹尽其功用，这个行政，作法和制度就有问题。说得轻一点，这个行政和制度就限制了弟兄姊妹在主面前该有的功用；说得重一点，是抵挡了圣灵的工作。

现实的情形给我们看见，在一个小地方的召会，弟兄姊妹除非无心，或者不长进，否则只要有一点心愿，有一点生命的长进，就会得着一个合式的机会，在很合式的环境里，显出或发展他们的恩赐。然而，在较大地方的召会，就不太能给弟兄姊妹合式的机会和环境。在大地方召会里，比如台北市召会，我们真是敬拜神，的确有好些弟兄姊妹爱主，也有好些弟兄姊妹有追求。虽然他们的长进还不够水准，但我们不能否认，这些弟兄姊妹确实有长进。不过整体来看，尽功用的弟兄姊妹仍属少数，其原因就是召会在行政一面跟不上。我不敢说，从已过直到现在，我们这里行政的制度是错误的；但我个人觉得，在制度上也许要因应时代而有改换的需要。已过因为人数少，或许分作六、七个分家就可；但现在人数加多，我们的分家数还是六、七个，以致召会渐渐停在这里，无法往前。这一件事实，在这几年给我们看见，原因就是出在召会目前的行政和办法，已经不够应付，无法给弟兄姊妹们有够多的机会，尽他们的功用。这就是说，这里的行政，这里实行的办法，多少对弟兄姊妹属灵的功用、属灵的恩赐，有了些限制。

大地方的召会，如果没有好的行政管理，将失去主的同在，显出混乱，好些人就会受伤退去。所以，为着维持一个地方召会有秩有序，端正合宜的行在轨道上，无可否认是有管理的需要。圣经给我们看见，召会中必须有长老和执事，好能有秩有序，有条有理的管理。（提前三。）一面，我们实在没有严格的组织，也的确没有地位的讲究。我能为这里的长老们作见证，他们十几位弟兄，每一个人的居心都是要帮助弟兄姊妹，并不是要设立一个严密的组织，辖制弟兄姊妹，更没有一个人有地位的野心。大家在这里都爱主，恐惧战兢的照着主的话，有一点的管理。

几年来我们许多弟兄姊妹一同事奉主，紊乱的情形即使有，也几乎是少之又少；大家都是愿意在秩序、轨道上一同配搭事奉。然而可以说，就是在这种行政管理时，难免在无形中有了一个限制，使好些弟兄姊妹没有机会发展他们的恩赐，尽他们的功用。可以说有四、五年之久，我们里面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。我们不敢骤然作一个决断；直到现在，我们才有一点看见关键的所在，就是分家太大了。

不错，召会的行政在实行上，固然该给弟兄姊妹一点机会，来发展他们属灵的恩赐，尽他们肢体的功用；但同时属灵的原则上，也该给弟兄姊妹有点规律。要能产生这样美好的光景，我们觉得必须把地方较大的召会，分作更多的小分家，并且分得越多越好，分得越小越好，直到能让每一位弟兄姊妹都得着机会，运用、发展、善尽他们属灵的功用。

分家聚会的原则和细则

或者有弟兄姊妹问：为什么我们的聚会是分家聚会？第一，这是根据圣经的教训。我们在圣经里看见，大的地方召会，是分作很多家聚会，如耶路撒冷召会。（徒二 46，五 42，十二 12。）现在，我们并不是没有照圣经的原则实行，而是我们的分家变得太大。因着每个分家的范围太大，所以需要把范围整顿一下，使其更近乎召会分家实行的正确光景。

第二，我们要看见，神的召会在地上是一个出现的问题，没有办法离开人群。在宇宙中，召会只有一个，因为神只有一位；召会的头基督只有一个，自然作基督身体的召会也只有一个。然而无论在时间、空间上，或者在召会行政上，要神所有的圣徒，在地上成功为一个召会，是不可能的。所以神在祂的话里，安排了召会‘地方’的原则。所谓‘地方’的定义，就是人群团聚而居的所在。每一个城，每一个行政单位，都是人群集居的一个所在，也就是圣经所定规召会地方的界限。

所以，用一句不太准确的话说，神的召会乃是寄身在人群社会里。召会是神的召会，不属乎这世界，（约十七 14，16，）而是从世界分别出来的；（十五 19，十七 19；）却又在这世界里，并不离开世界。（15。）比方今天台北市，乃是一个大城市；在这里有一些人，蒙了神的救恩而重生得救，成了召会里的人，在这里就有一个召会出现。这些蒙恩得救，成为召会的人，已经蒙神分别出来；但是受到肉身的限制，他们仍是生存在人群社会中，随着人群生活行动。因此可以说，召会就寄存在人群之间。

圣经给我们看见，神就是这样定规召会出现的单位，以人群集居的城或地方为单位；没有比这更大、更高的单位，也没有比这更小、更低的单位。然而另一面，人群集居的单位，从最低组成的分子说，是以一个一个的人为单位，但更好是说以家为单位，因为一个一个的人大多不是独居，而是分在一个一个的家里居住。这就是说，一座城或一个地方，乃是以家为单位；对城或地方而言，家乃是非常重要的单位。因此我们看见，圣经中的地方召会，是在人群的生活行动中，以人群集居的城为出现的单位；但这些地方召会，却都是分在许多的家里聚会，正如人群集居的城分作许多家一样。

另一面，我们也得看见，属灵的家和属物质的家有所不同。比如在耶路撒冷，可能有二千家得救的弟兄姊妹，但是属灵的家，不可能刚好有二千家。乃是好些物质的家，合成一个属灵的家聚会。比方行传十二章说，在马可的母亲马利亚家，就有一个属灵的家，那里有好些人聚集祷告。（12。）这给我们看见，那个属灵的家，里面不仅包括那个属物质家的人，也包括邻近属物质家的人；所以，物质的家一变作属灵的家，范围就会扩大，里面包括的人比单个物质家的人多得多。

我们就是根据圣经的这个原则，实行分家；就是在可能的范围里，把一些人集合成为一个属灵的家，在那个属灵的家里聚会。目前台北市召会分作六个分家，原则上是对，但细则上，每一个分家人数太多，显得这个属灵的家包括得太大。现在我们不是要改变我们的称呼，也不是要改变我们的原则，乃是要在细则上，在实行上，多加一点研究的结果，意即再细分为更多属灵的家。一面，这给弟兄姊妹更多的方便，同时给他们机会发展他们的恩赐。另一面，我们在行政上把权限放大，尽量把权柄交给各家的聚会，好能规律弟兄姊妹在有秩有序的光景里。

属灵原则的讲究

末了我有几个感觉要交通给弟兄姊妹。首先，仅仅在行政上把大的分家细分为小分家还不够，必须加上有灵才行。仅仅有原则而没有灵，仍是死的规条。这里所说的原则，乃是指真理。换句话说，真理里面必须配上圣灵，否则就成了死的字句道理。真理如同火车轨道，而圣灵就是火车里面的动力。所以，我里面有一个很重的感觉，就是盼望弟兄姊妹都仰望主，愿意起来，从主那里接受火热的负担，打开自己的家，成为属灵之家的一个据点。

比方今天有一个弟兄，到一个小地方，那里没有召会。他祷告说，‘主阿，我在这里不聚会不行，不事奉不可以。’他就有负担找圣徒，或领人归主。找着了一班人，就一同祷告。这样他们就有灵，里头也火热，起来跟随真理的轨道，一同聚会，兴起这个地方的召会。同样的原则，在台北市召会这里，可能有一位弟兄的住家，离分家聚会的地方有一段距离，自己又受限制，虽然火热爱主，却不太有机会尽功用。现在要分小家了，他就祷告：‘主，我愿意我的家成为一个据点，让更多弟兄姊妹有机会事奉你。’这是我们请求弟兄姊妹，必须作的一件事，就是我们众人都要到主面前祷告，求主把这火热的负担，摆在每一位弟兄姊妹身上；因为我们需要这么多的据点，来顾到神的需要。在这么多分家据点上，弟兄姊妹必须里面的确有火热的负担，这真理的轨道才行得通。

其次，我们不一定家家都能开启来作小家的据点，也不一定个个圣徒都能作小家的负责人；但我们盼望不仅家负责或排负责，更是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要有一个心志对主说，‘主，我们的分家该再分成一个个小家，好让我有机会事奉你；不一定我是作负责人，不一定是我物质的家作小家的据点，但我愿意把我的肩膀摆进来。’

第三，就是分小家的细则。一个小家多则两百人，若有五十个聚会的，这五十位就担负其余的一百多位，一再的去探望、寻找、恢复、挑旺他们。若是这样，相信能带进厉害的祝福。逐渐的，到会的比例即使不高，属灵的空气也不一定很深，但聚会的空气会非常浓厚；如此，最低限度能作到十分之七、八的人到会。若是主怜悯，以后我们愿意这样实行：每主日有六、七个强的讲台，作话语供应的中心站，大家集中在这六、七个地方，接受话语的供应；平日就都分在各小家聚会，交通分享从话语供应所得着的帮助，和日常生活的经历。

第四，盼望无论长老，或者各分家的负责，都能尽力给弟兄姊妹属灵的供应，并且要用属灵的供应代替原则上的管理。若是管理很严，供应不够，就会像一个人没有肉，只剩下皮和骨，非常丑陋、难看。我们属灵的供应需要多，许多时候要以属灵的供应，代替外面的管理。我没有一点意思要严责我们的管理，只是觉得我们属灵的供应，配合管理的程度差了一点。今后全召会的长老，或者各分家的负责人，都得追求属灵的长进，给弟兄姊妹更多属灵的供应，尽可能以属灵的供应代替原则的管理。这样一来，主的祝福定规越过越多。祝福越多，召会就会越来越大；召会越大，分家也会越多，尽功用的弟兄姊妹自然也跟着加多。

十字架功课的学习

我们不愿意有太多的管理，倒愿意给弟兄姊妹多有自由；但这自由是为着尽功用，而不是为着放纵肉体。这就要求弟兄姊妹学习厉害的功课，接受十字架的破碎。人的天然，人的肉体，人的自己，总得给主破碎。你我都是爱主、爱召会的；但你我天然的个性，天然的肉体和自己，如果没有好好给主破碎，就会带进许多难处；结果常常我们心里愿意这样，作出来的却不是这样。许多时候，我们是愿意帮助召会，帮助弟兄姊妹，但是末了却作出绊跌人的事，真是事与愿违。

但愿我们因着爱祂的缘故，学习成为丰富的人，只给召会供应，给圣徒供应，而没有一点叫圣徒受亏损，叫召会受拆毁的情形。这需要你我厉害的接受十字架的功课。在你我里头，没有一点意思要出头，没有一点意思要作得比别人好；只愿意弟兄姊妹因着你我得着一点的供应，召会受到一点的建造，好叫主在这里的见证越照越明，越照越强，得救的人数越过越加多。这是我们应该有的心愿和学习。若是这样，相信主的祝福在我们中间，将是丰富洋溢的。求主恩待我们。

第五篇 分家聚会的属灵学习

[上一篇](#) [回目錄](#) [下一篇](#)



神的心意与神的愿望

本篇信息一开头，我要点出两件重要的事。第一，神的心意是要召会合一。在宇宙中，神不许可有两个召会，神的心意只要有一个召会。即使在每一个地方上，召会的出现，神也只要一个；神不要两个，或者更多个。

为什么神不要多个，只要单个？惟一的原因，就是召会的性质乃是一；如果把这一个一的性质破坏了，也就把召会的一破坏了。为着这个一的性质，所以召会在任何一个立场上，都应该是一；在整个宇宙这个大场合里是一个，在任何一个地方上也是一个。

第二，神要每一个圣徒在基督的身体里，都作一个有功用而又尽功用的肢体。除非这圣徒不长进，或者有长进却生了病，否则按正常说，他应该是个尽功用的肢体，而不是不尽功用的肢体。

实行上的为难

这两件事要互相配合起来，在实行上相当为难。如果把弟兄姊妹分作一个个的小召会，或者十个、八个人一个小召会，或者一条街巷一个小召会，每一个人就都能尽他的功用；因为召会越小，弟兄姊妹越能尽功用。召会越大，要每个弟兄姊妹都尽功用，在实行上就非常为难。然而在这里，神似乎特意给我们一点为难；一面要每个肢体都尽功用，另一面又要召会保守合一，不可以分。如果神的话是说，召会无论分作多少个都可以，那么要召会中的每一个人都尽功用，就不是一件难事。然而，神一面要我们每一个人都尽功用，另一面又不许可我们分作许多个召会；这就叫我们两难了。

这一个召会不可分的原则，在小地方执行起来非常容易，在大地方就顶不容易了。如果你迁居到一个小城市，在一个人群集居较小的地方，因为人数不多，所以要保守不分还算容易；若是你搬到一个大城市，像台北市人口这么多的地方，要保守合一不分，那就不容易了。然而，神一面要我们个个都尽功用，另一面又只可以有一个召会，这对大的地方召会就相当为难。

这些日子，我们的心情都很沉重，原因就在于大而不可分，并且不可分又要个个尽功用。像台北召会有七、八千的弟兄姊妹，经常聚会的有一千五百到二千位。单以这二千位来说，要个个圣徒都尽功用，并要保持一的性质，的确相当为难。要把这两面放在一起配合实行，真是一件两难的事。

属灵功课的学习

本篇信息的负担，不是交通怎样作法，乃是要向众圣徒指出，神要我们这样作的用意何在。比如有一个小城市的召会，目前只有二、三十个弟兄姊妹，个个都能尽功用，也都能保守不要分；如果要他们分成十个、八个人一个召会，恐怕他们还不会愿意。然而在大召会里，要保守一，又要个个尽功用，这就有些为难。

神为什么这样作？神在这事上有什么用意？神最大的一个用意，就是要你我在难里学习属灵的功课。一个地方召会再大也不可分，而在不可分里还要个个圣徒尽功用；正因为在这样的夹缝里，弟兄姊妹才能真实的学到功课。严格来说，在一个小地方作长老，没有多少功课可学，在一个小地方作执事，也没有多少功课可学，在小地方全时间事奉，更没有多少功课可学；然而，到了大地方作长老、执事，或是全时间事奉，就处处都是功课，都得学习。

所以，现在我们要分家，因为不分家，许多弟兄姊妹无法尽功用。然而分家可以，分召会就不可。神许可我们有召会的分家聚会，但不许可有分裂成为许多召会的分法；毕竟分家聚会，还是一个召会。这是很严肃的事。最近，弟兄们感觉沉重，原因是要作到什么程度才合式，才是分家不分会。要分家，还要维持召会的一，到底该怎么作法？因为分家分得越多，作长老的越难，作家负责的也越难。

有些家负责，从前是在一个小地方召会里作长老；因为只有二、三十位圣徒，在服事上就很容易。后来或许因着事业，或其他原因来到台北；由于他们相当爱主，有属灵的分量，也有属灵的功用，台北召会请他们作分家负责人。然而，在大召会的分家负责人，和他们从前在小召会里作长老的负责大不同。在小地方是简单的，在大地方却是不简单。在小地方作长老，固然需要属灵，但也可以不必太属灵；然而，在大地方作家负责，更需要属灵，并且不属灵还不行。为什么不行？因为在小地方，召会负责人就是他，他可以独断独行；但在大地方召会中，作分家负责人，没有办法独断独行；他要作什么，都得顾到召会一的性质。

堂会主义的错误

许多时候，你我都有这样的光景：好像不让我断案，不给我执行，就是不给我尽功用。你不给我独断独行，就是不给我尽职事，那我干脆不要作了。好像不在其位，自然就不谋其政。若是台北召会有三十个分家，每个分家的负责都是在其位、谋其政，立刻我们就看见，这不是三十个分家，而是分成三十个会了。这就是公理会的作法，也是浸信会的作法；这就是所谓的堂会主义，他们主张一个堂就是一个教会。他们不是在一个地方上只有一个召会，分为许多分家聚会；他们乃是在一个地方上分作很多堂，而每一个堂就是一个小教会，彼此之间都是独立的。

堂会主义是从国立教会产生私立教会，又在私立教会产生出来的一个作法。所以有堂会主义，是因为一个环境或一个背景的刺激，而产生出来的。国立教会认为教会是一个，并且有组织、有阶级，有上级统治下级的作法。有人觉得这样不对，就从这个背景的刺激里出来一个主义，产生一个结果，以为一个基督徒在每一个地方，都是单独活在主面前；但为着聚会方便，可以就近合在一起，成立一个堂会，自己管理自己。他们认为既然是以堂为单位，自然可以在一个地方有许多个教会。堂会主义很近圣经，但这样主张的人并没有看见，召会必须以地方为单位，而非以堂为单位。

堂会主义有一点对，就是讲求行政独立，并且直接活在主面前；但却没有看见一地只有一个召会。不错，一个地方上的召会，应该直接活在主面前；并且每一个地方上的召会，都该有自己的行政，不应该有上级会的统治；然而，在每一个地方上，不应该分作好几个召会。一个地方不管多大，照着圣经给我们的启示，只能有一个召会。

竭力保守召会一的性质

故此，我们的确遇到难处；但神的目的，就是要我们学非常厉害的功课。以中国大家庭而言，都喜欢几代同堂。然而现在时髦的人，都喜欢小家庭，因为小家庭比较方便、自由。比方我和你是两家人，虽然相亲相爱，却没有组织上的关系，也没有责任上的关系，所以能客卿相安。如果我们是在一个大家庭里，其中有三姑六婆，大家相处起来就很麻烦；不仅麻烦，还不可分，这就逼着众人学功课。比方一个女人嫁给一个没有亲人的单身汉，就像进到一个小家庭里作王；但若是嫁给一个大家庭里的人，天天都有功课可学。

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原则，就是学习合一的功课。我们从会所分成分家以后，能不能作得好，有没有主的同在，不在于我们的安排好坏，也不在于我们的制度对否；乃在于你我学的功课够不够，长老们学的功课够不够，家负责学的功课够不够，排负责学的功课够不够。我们的功课一学得不够，那个情形不是死沉，就是混乱、紊乱，甚至非常呆板。

以台北的长老们来说，他们在这么一个大召会的许多分家里，是绝对需要属灵的。一个小地方召会的长老，若是不大属灵，影响还不太大；但在一个大召会里，分家又多，事务又繁，长老们非属灵不可，否则会有几个结果产生。第一，长老们失业，无事可作，一切都由分家负责安排、管理。第二，长老们成了掌握权柄的人，立刻阶级就产生了；长老们凡事要人听从他们的安排，一切都该交给他们管理，听凭他们处置。长老们一不属灵，又重安排管理，阶级定规产生出来。第三，长老们和分家的负责人，可能会发生很多麻烦的事，彼此争论。所以，长老和家负责的关系最重要；功课一学得不好，或学得不够，带来的结果不是死板，就是紊乱。

同样原则，分家越多，家负责的弟兄姊妹越需要属灵。若不属灵，会造成以下几个结果。第一，无法尽自己的职分和功用；因为认为自己什么都作不了主，都要长老们监督，干脆什么都不要作。第二，就是呆板，觉得自己不在其位，不谋其政，没有长老们的同意，什么都不该作，也都不能作，完全活在长老们的决定里。第三，就是独断独行，不在长老的监督下安排、管理一切分家的事务；这样，对整个召会而言，就是一个紊乱。

一切全在于属灵功课的学习

我们要一直看见这两面的事。一面，召会在地方上是一个。既然召会只有一个，你是长老，就得来维持这一个一；你是家负责，也得来维持这一个一；在召会中任何负责的人，都得来维持这一个一，学习维持这一个一。要维持召会的这个一，你我都得学厉害的功课。另一面，除了维持这个一，还得配上一个实行，就是不但自己要尽功用，还要带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尽他们的功用。乃是在这两面的夹缝里，你我才有功课可学。你我在这里要破碎，要折服。无论你我是个长老也罢，是个执事也罢，是个家负责也罢，是个排负责也罢，总要一直的学一个功课，就是没有一个举动，没有一个态度，是破坏召会的一。要常常核对自己：我这样的主张，是不是破坏召会的一？我那样的断定，是不是破坏召会的一？就是在这样的局面里，你我才有厉害的功课要学。若是学不好，可能偏向一面，或者不能维持召会的一，或者因着要维持召会的一，而叫圣徒的功用不能显出来。这种光景一点也不能有，倒要两面兼顾；所以，我们都要学功课。

若是有一天发生难处了，那个难处的原因不在于安排，也不在于办法，乃是由于我们学的功课不够多。如果我们属灵功课的学习够，任何难处都不算难处。换句话说，是否有难处，完全在乎负责的人属灵不属灵；长老们如果属灵，长老们身上没有难处；家负责人如果属灵，家负责人身上也没有难处。

今天基督教的光景，一面没有合一，另一面没有让每一个肢体都尽功用，正与神所盼望的光景相反。他们口里说要合一，实际上却完全是分开的。为什么分呢？乃因为合一出的代价太大。好比三兄弟住在一起，日子不太好过，因为账要算得明白一点，责任要划分得清楚一点，不能总是糊糊涂涂的；最后三人觉得，这样太麻烦，干脆分开，大家各过各的，清清楚楚，比较便当。几十年来，我们常常考虑这个问题。今天多数人都是过小家庭生活，没有人不喜欢；但是神不喜悦召会如此。所以我们不能讨人喜欢，只能讨神喜欢；这就需要学功课。

所谓‘公开的弟兄们’，他们一直夸口自己从来不争。他们不争的原因何在？乃是他们一旦彼此有了意见就分开，这叫作‘分而不争’。你我一有意见，不必争，分开就是了；你在仁爱路聚会，我在信义路再来一个聚会。慢慢人多了，又出来不同的意见，你留在信义路聚会，我就在杭州南路另外再来一个聚会。这样一直分而不争的结果，在一条马路上就有三个聚会，三个聚会个个都不争，但一点也不合。他们的理由是说，大家既然见地不同，不必非得合在一起，干脆各立门户；虽然彼此可以有往来，但行政互不相干。这样，他们就夸口说，他们从来不争。其实，是因为这样作不必出什么代价，当然就不需要争。

我们要在这里看见这两面的错误。一面，基督教所以在地方上不受限制，分门别类，就是因为大家都不接受破碎，肉体不肯受对付，也不肯学属灵的功课。另一面，今天基督教的光景，是大多数人不必事奉，交给少数人包办；大多数人停了他们的职责，专托少数人负责；大多数人失去了他们的功用，只由少数人顶替。这两面的情形都不正常，必须矫正过来。这两面若没有够多的矫正，神在这里就不能达到祂的目的，祂的心就不能满足；真正召会的一，在这里也显不出多少。

我们所以考虑，要将大的分家再分成更多的小家，就是因为有一种光景产生，许多弟兄姊妹没有机会尽功用，以致失去了他们的功用。为着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能把肩膀摆进来，尽他们肢体的功用，我们才要分作许多家。然而另一方面，要分作许多家，的确有实际上的难处。比方在召会的管理、行政上，要维持召会一的性质，相当不容易。虽有分的需要，但同时要维持一，难免会顾此而失彼。这两面只要任何一面有点损伤，我们想要达到神心愿所盼望的，都会成为泡影。合一与尽功用，尽功用与合一，这两面任何一面受损伤，召会就受亏损，神也不能得着祂所愿望的。

急切的需要灵和生命

要同时顾到这两面，不能只靠安排，不能单靠制度，也不能倚靠人的办法。任何的安排、制度、办法，只能作配合，灵与生命才是真正的需要。就如身体只能作灵与魂的配合；一旦身体里的灵与魂脱走、死掉，身体立刻变得一文不值。换句话说，任何好的制度、安排、办法，都需要有灵，都需要生命。我们在灵上一有短缺，在生命上一有缺乏，即使有再好的制度、安排、办法，产生出来的还是一具尸首，而不是身体。

盼望弟兄姊妹看见这一件事。愿主怜悯我们，在分家的责任安排里，每一个责任越多的圣徒，越需要学习够多的功课；责任越重的，越需要接受厉害的破碎。在责任一面说，我们是最讲手续的；但另一面，又是绝对不讲手续，而完全是在圣灵里。手续不过是一个配合；其中必须有灵，必须有生命；若是不然，那个手续就是死的。我们在这里事奉，因着要维持召会的一，因着要在一同事奉里没有磨擦，自然就得尽其所能，按着手续，而有配搭。然而，手续不是我们的路；我们的路乃在于圣灵，在于生命；我们必须学习活在灵里，活在生命里。

有些圣徒与我交通说，‘我觉得现在我不大能事奉。’我就问他：‘为什么不能事奉？’他说，‘我没有事奉的路。’我再追问：‘为什么没有事奉的路？’他说，‘负责弟兄没有安排我。’一面说这很好，因为他是照着召会的安排行，这是对的，是照着手续；但另一面，这又是非常的错误，因为完全在手续里，而不在灵里，不在生命里。所以，对这样的弟兄姊妹，我都是回答说，‘你觉得没有路，我倒觉得是你的观念错了。不是召会的安排作你的路，你的路是在灵里。若是你祷告主，觉得有负担去对亲友传福音，有谁能禁止你？若是你早晨亲近主，觉得该去看望幼嫩的弟兄姊妹，有谁会定罪你？如果在祷告聚会中，你从灵里发出一篇祷告，摸着众人的灵，他们不说阿们么？倘若你在交通聚会里受引导，起来作一个见证，弟兄姊妹都得供应，有什么人会反对？安排的路只有一条，就是在灵里。’

然而，你传福音，救来了灵魂，还是应该有一点手续，要把他们交给召会。千万不要以为是你传福音，叫人相信、受浸，你们几个人就可以来在一起聚会；如果不给你作家负责，你就自己设立自己作家负责，先造成事实，然后叫长老追认，要众人承认。那么，众人都要承认这是个肉体。你若觉得召会不好，你应当帮助；你若觉得召会不属灵，你应当供应。召会包括你，你是召会组成分子之一，应当帮助、供应召会。

凡在神的召会中，每一个属灵的供应，都没有手续的必要。你觉得有需要，就起来供应、扶持。好比水冲来了，就需要有河道让它流，这是无法拦住的。一个学过很好功课的人，他不是被动的听命行事，乃是灵里有感觉，就传福音给人，带人得救；里面有负担供应人，就用话语供应弟兄姊妹。他没有抱怨或退缩，乃是简简单单的，即使召会对他没有任何安排，他也把所救来的人交给召会。虽然召会对他没有一点指示，但他在那里尽所有的有属灵供应。

这些简单的话，是要给大家看见，召会一切的事奉，都不能仅仅倚靠手续。如果真是学了属灵的功课，操练尽自己属灵的功用，就会懂得什么是手续，一点也不会破坏召会的一。千万不要有偏于任何一面的错误；不要以为这件事完全是手续问题，所以是这样安排，我就照样去作，安排传福音我就传福音，安排祷告我就祷告。这是偏于死沉、呆板，绝不能这样。同样的，也不能说，‘不要管所谓的安排，我想怎么作就作，想传福音就传；什么叫作安排？安排是人意，我只活在圣灵里，不管这些安排。’这又是肉体。如果是这样，召会定规混乱无序。在这两面的夹缝里，你我有很厉害的功课要学。一个地方召会越大，这样的功课越难；但越难的功课，学习到的也越有价值。

荣耀的远景与当前的操练

我实在看见前头有一幅美丽的图画，就是我们这么多的弟兄姊妹，都接受主的怜悯，都学厉害的功课，都同心合意的聚会，都尽功用事奉主。有一天，在宇宙中有一个见证摆在这里：几千人尽功用，却还是一个召会。这是何等美丽的一件事，是何等明亮的一个见证，又是何等有力的一个彰显。这在神是没有问题的，全在于我们有多少人，决心接受这样厉害的功课。如果我们都愿意起来，接受厉害的功课，一面尽功用，一面保守一；不活在手续里，乃接受灵的带领。如此，在宇宙中定规产生一个强的见证。我们信神在末后的时代，要作、能作，也肯作这样的事；但愿我们是那一班人，让祂在我们身上有这样一条路。

第六篇 十字架的地位

[上一篇](#) [回目錄](#) [下一篇](#)



读经：罗马书十二章三节。

身体的合一

神要得着召会，作祂的身体在地方上的表显。不论那个地方有多大，也不论那个地方得救的人有多少，神都要那一班得救的人，在他们所在的地方上，作为身体的表显。神不只要我们这些得救的人，在地方上维持召会的合一，也不仅要我们在地方上有合一的见证，更是要我们在地方上，成为基督的身体。实在说，召会的合一就是身体的合一。世上的人都承认，尤其是作医生的更要肯定告诉我们，最合一的就是我们的身体。很少有什么东西，比人的身体更合一；虽然身体上有许多肢体，却非常合一。

读医学系的学生，花了几年工夫，专专为着研究身体。他们常常研读人的身体，努力用功了几年，还是不能把身体的每一部分记牢。身体上的各部分众多且复杂，然而，虽是繁多，却完全是一个身体。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人身体，所以，多少都能领会身体的一是何等的一。如果这个一稍微差一点，你我马上会有感觉，立刻就不能行动了。我们身体的一若是有差错，全身就不能行动。然而，我们需要进一步看见，当我们在一个地方上，大家一同事奉的时候，我们的光景不仅需要合一，更要显出一个身体。弟兄姊妹可能对这件事，感受并不深刻；但有一天主开了我们的眼睛，给我们看见基督的身体，那个身体的亮光，会叫我们这个人完全顺服。

需要接受十字架的对付

如果神要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身体，那就便当太多了；然而，神却要我们这么多人，能够成为一个身体。这对我们个人而言，乃是非常为难的。当主耶稣在地上时，不过只有十二个门徒，他们就起了不少争论，有过不少争执。我们在召会中不只十二个人，也不只一百二十个人，甚至超过一千二百人，这要如何成为一个身体呢？若要大家不相争，并且在身体里合一，有一个基本的问题需要解决，就是人人需要接受对付。这里所说的对付，不仅是对付一点点的毛病、一点点的错误，乃是对付我们这个人。若是在弟兄姊妹当中，还有‘我’，那就没有办法作肢体；我们要作肢体，就得没有‘我’这个人。

要作一个肢体，就得没有‘我’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用一个浅显的比方说，我与几位弟兄一同事奉主，或者一同作长老，或者一同作分家负责人，大家需要聚在一起共同商量事情。弟兄们说，今天为着节省时间，路程遥远，可以搭一部汽车前往。我就在那里想：这样太浪费了，只要每人骑一辆脚踏车就可以了。一边主张为着节省时间，一边担心太过浪费钱财，两边就有了一些争执。结果他们去坐车，我则表明自己不敢搭车。虽说是不敢，意思却是表明我的主张既行不通，我就不愿在其中。所以，什么叫作在配搭里？就是放下自己的意见；无论坐车也罢，骑脚踏车也好，甚至步行也可以，因为那些主张一点也没有得罪主，也没有使主的见证受损伤，所以怎么作都无所谓。有些弟兄的动机，是为着节省时间；有些弟兄是为着节省费用。不论如何，当弟兄们说坐汽车，我应该没有一点其他的感觉，而该欢乐的与弟兄们一同坐车前往。不只反对的态度不该有，连反对的感觉都不该有。

不在小事上争执，避免破坏合一

千万不要以为这是一件小事，实在说，我们今天所作的一切事，主都说是小事。我们在小事上忠信，那一天，主才能把大事托给我们管理。但我们却常在小事上受到厉害的试验、试探。撒但常常借着一些小事试探我们。在前面的例子中，我可能心里想，其他的人是浪费的。因着我里面有故事，里面有感觉，在这里就满了‘我’的存在。当我刚出来事奉主的时候，还非常年轻，那时一位前面的同工与我交通一件事，令我无法忘怀，成为我多年来的帮助。他告诉我说，‘弟兄，我们起来事奉主，既看见亮光，就不该在组织里事奉主。’当时，我们实在愿意在纯净的立场上事奉主，所以我们另外找到一间小房子，开始聚会。到了有一天，我们需要传福音，大家就争执了起来。究竟我们这些事奉主的人，为何如此争执？其实都是为着一些小事。比如双方对于关门、开门的事谈不拢。一方觉得我们所租的房子紧临马路，外面没有围墙，一开门就是马路，因此主张将门关起来。一方则主张聚会时要打开门，让与会的人进出方便。我们都是事奉主的弟兄，却一方赞成开门，另一方赞成关门，双方无法合一。

那时，我差不多每天都到会所。抵达会所后，先把门打开，用两张凳子抵着门。然而聚会开始后，有人坐进来，就有位年长弟兄，立刻把门关起来；这让我里面感觉很不自然。一场聚会完毕，两个钟头以后，再接着一场；我还是照旧把大门再开启，那位弟兄接着再把门关起来。我们两个人就在这件小事上没有一，在这件小事上分了。这给我一个非常深的警戒。那位前面的同工帮助我，他说，‘不仅那位关门的弟兄属肉体，你也属肉体。在这一件开门、关门的事上，没有可争执的。不要说在这样的事上，就连再大的事，都没有可争执的。’在召会生活里，我们能不能和一同事奉的人不争？惟有不争，我们才不得罪神。

然而，如果有人站起来说，‘耶稣不是神。’我们不只要争，并且还要很强的说，‘你若不悔改，我不能与你一同事奉主。’因为那是关于真理的事，并非开门、关门的小事。然而在事奉的时候，尤其是在一些小事上，我们会遇到非常厉害的试验；撒但就藏在里面试探我们。许多时候，弟兄们不同心，都是因着这些小事。比方当大家不同心探望时，他就赞成他自己的方法，我就作我愿意作的事。结果大家都不探望，并且说，‘算了吧，你要走你自己走，我要照自己的方法作。’这些所谓的不同心，都不是什么太大的事，不过就是一些小事。小事是弟兄姊妹非常厉害的试验，我们的难处就在这里。

当召会的负责弟兄说，现在要传福音了；你就说，‘属灵的空气这么冷淡，怎样传呢？需要先作造就。’你心里想：如果他们执意要传福音，一定作不通。有一天真的作不通了，你就说，‘我不是早先就告诉大家，此路不通了么？’那真是满足了你的己，表示你的见地高明，主张正确。然而请记得，这一类的事没有对错，也不需要定规怎样行才是标准。先传福音可以，先作造就也可以。我们传福音，主耶稣是我们的救主；我们不传福音，先作造就，主耶稣还是救主。现在传讲，祂是救主；再过两周传讲，祂还是救主。若是你觉得该传福音，那么感谢赞美主；即使你觉得不该传，也感谢赞美主。到底我们该传不该传，需要大家一同来祷告。凡遇着这样的情形，若我们众人能一起祷告，结果就会照主的意思，让主的旨意行出来。

厉害接受十字架的对付

请记得，当众人一同配搭事奉时，并不是大家联合起来，就叫作身体。乃是我们一同事奉，既没有‘你’，也没有‘我’，只有基督，那才是身体。有‘你’这个人，就没有身体；有‘我’这个人，也没有身体。‘我’若是在这里，身体就没有出路；有‘我’的命，就没有身体的命。在关于主的身位，为着主基本的真理上，你我都该极力护卫，甚至到殉道的地步。除此之外，在事奉上一切的事，大家都是弟兄姊妹，没有什么好争执的。

对于与你一同配搭的家负责弟兄，他要在夜里十二点聚会，你不要争，也不要感觉。因为中午十二点钟聚会，主耶稣是救主；夜里十二点钟聚会，主耶稣还是救主。我们应该没有可争的。你既是家负责人之一，就可以把你的感觉交通给弟兄姊妹。你可以交通，但是弟兄们是不是觉得该这样作，你应该一点也不争，一点也没有感觉。这需要你我的己，就是我们天然的人受对付；我们需要很厉害的接受这个对付。

在配搭事奉上，我们没有可争的。除了主的身位和基本的真理以外，我们没有一点需要争论的。因着主的怜悯和祂的恩待，今天在我们中间，对于主和祂荣耀的身位，以及我们中间基本的真理，我们没有一点不同的争论。若是在我们中间有争论，必定是有‘我的肉体’、‘我’的存在。若是没有我的肉体，没有我的存在，我们中间就没有意见可争执。

我们要的事奉不仅是一个合一的事奉，更是身体的事奉；身体的事奉是长成的。什么地方要看见主的同在，要看见神的祝福，那个地方必须看见一种身体的情形。在身体中，并没有阶级的分别，没有高的、低的，大的、小的。认真说，在召会中没有高低，没有大小。主耶稣说，‘但你们中间不是这样；反倒你们中间无论谁想要为大，就必作你们的仆役；你们中间无论谁想要为首，就必作你们的奴仆。’（太二十 26~27。）谁愿意为大，就要作服事别人的奴仆；谁愿意为大，就要学习服事别人。实在说，在身体中没有高低大小，只有十字架。

十字架产生召会，召会带进国度

整本新约里，很着重的强调三个大点：就是十字架、召会以及国度。十字架产生召会，召会带进国度。没有召会，神的国度无法带进来。主说，‘我要把我的召会建造在这磐石上，阴间的门不能胜过她。我要把诸天之国的钥匙给你。’（太十六 18~19 上。）这里我们看见，有召会才有国度；召会把国度带进来。然而请记住，召会完全是从十字架产生出来的。没有十字架，而有天然的人，就没有召会；有十字架，没有天然的人，就有召会。人必须受过十字架的对付。

基督徒聚集在一起，如果不接受十字架的对付，他们中间就没有召会的实际。在我们中间如果要有召会的实际，我们中间就该有十字架。十字架在我们每个人身上，要作厉害的工作，甚至厉害到一个地步，将我们一个个都了结，使我们虽然人在这里，却是没有‘我’，每一个我都在十字架上。骄傲的是我，自大的是我，主张的是我，非要这样作不可的也是我。在召会里不能有这个‘我’，这个‘我’必须摆在十字架上；有我就没有召会，我必须在十字架上。乃是借这十字架，才能够产生召会。

今天，你我里面都已经有复活的生命，像当初拿撒勒人耶稣里面，有复活的生命一样。这个复活的生命住在我们肉体的人里。当我们肉体里的生命经过十字架时，复活的生命就要从我们里面彰显出来，结果就是神的同在。这会带进神的祝福，满有神的丰盛，那就是神的召会，也就是神的荣耀。在召会中，神荣耀的彰显有多少，神的祝福有多少，神的丰富被人享受有多少，人摸着神有多少，完全在于我们接受十字架的对付，而被破碎有多少。这件事我们不应该只当作道理来听，来传讲，乃该天天在生活中有经历。

身体配搭的事奉

每一次你在那里主张的时候，你应该觉得，主的十字架在这里。有好些弟兄姊妹，当他们不爱主，而爱世界，不过问召会之事的时候，既不会争，也不会闹。他们对召会的事并不感兴趣，他们的注意力是在世界里。这样的人当然不会争，也不会闹。令人难过的是，什么时候人蒙恩了，爱主了，这些爱主的人进来事奉主，就带着他们的意见，要人照着他们的作法。他们认为：这样读经才对，那样读经不对；大声祷告才对，安静祷告不对。他们乃是盼望别人能像他们一样。事实上，你没有办法盼望别人像你。看看我们，没有一个人的面孔和别人一样。我的面孔是一个样，王弟兄的面孔是一个样，张弟兄的面孔又是另一个样；有的体格大，有的体格小，都不一样。

可惜的是，一碰到事奉主的事，我们就非盼望别人和我们一样不可。凡是不和我们一样的，我们就不能印证，也不能阿们，更不能随同。如果你觉得，现在需要传福音，其余的人天天讲与主交通，回到主面前，你就定罪他们完全是奥秘派，走盖恩夫人的路。于是就发生辩论，表明你实在不赞同。反之，你也许是一个学习摸着交通的人，就认为那些为福音热心的，都是肉体，你没有办法有分。这里我们十足看见一个‘我’。别人讲与主交通，你觉得该热心传福音，你就应该说，‘感谢赞美主，多年来我没有学习这个功课，求主怜悯我，开我的眼睛，给我看见，我必须破碎，学习与主交通。’

常常我们与人一同事奉时，都会把人观察又观察，看看这个人是什么脾气，是什么个性。你若是慢的人，碰到快的人，就觉得没办法和他一同事奉。因为你认为这个人，定规不能进到至圣所里；至圣所里都是一幅幅慢子，不能快快的走。其实，恐怕那大步走的人，比你更属灵。因此，你不要以这些来测量别人，这些都是凭着肉体，凭着好恶判断。他是慢步走也好，是快步也好，主耶稣都还是救主。我们一同事奉主的时候，怎样的主张都可以，因为问题不在那里，乃在于有没有配搭。这是原则的事。

有时有的弟兄会说，‘某位弟兄越开口，我越不能说阿们，我灵里不通。’你灵里觉得通，或是不通，这不必争论。我们该担心的不是灵通不通的问题，而是在你里面的‘我’有没有地位。在那位弟兄那么多的祷告中，你不能说没有一句摸着灵；当有一句摸着神的时候，你应该说阿们。我们在一起配搭事奉，一直要学习把自己摆在十字架之下。弟兄们怎样主张都对，没有‘我’的主张；弟兄们怎样都可以，‘我’的主张应该摆在死地；弟兄们说的都应该算数，‘我’说的不算数。在这里没有我。如果是这样，我们的难处就会完全过去。如果是这样，在一切的事奉里，都满有主的同在；不必讲服权柄，不必讲按规矩而行，也不必讲在事奉的分内里，权限在什么地方，更不必问长老有没有给这个权限，来定规这个不能作，那个应该作。

在政治的官场中，有那些讲究；在世界的社会上，有那些讲究；在神的召会中却没有这些，在召会中只有十字架。不论是长老，或是执事，或是家负责的弟兄姊妹，每一个人都接受十字架，就不必讲权柄，不必讲按规矩而行，也不必讲权限和手续。我们要看见在我们中间非常和谐，非常合一、一致的光景，那就是身体的情形。当每一个人都接受十字架，都让十字架在那里治死他那个‘我’，圣灵就有地位，基督就有主权，神的同在、神的祝福定规在我们中间。无须劝勉弟兄姊妹，因为劝勉一点也没有用；也不必帮助弟兄姊妹有什么定意，有什么立志。只要和弟兄姊妹分享，召会生活的秘诀，就是‘无我，无己’，活在十字架的杀死之下。在一切的事奉上，这不是一个道理，乃是一个实际。

你我若是蒙主怜悯，就要一直学习在事奉中没有‘我’。一面是我们在这里劳苦，在这里出代价，在这里事奉；但若非出于主的怜悯，我们不过是走一个人造的、机械性召会生活的路。惟有走身体配搭的路，我们才能看得清明适度，而不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；（罗十二3；）我们才能在我们的尺度中，在恰好合式圣灵能力出来的地方，尽我们那一分，使圣灵在每一个信徒身上，显明祂的恩赐。这样，主的同在、主的引导、主的祝福、主的丰富，都要在我们中间明显的彰显出来。这一切的关键，都在于你我接受十字架的对付。

第七篇 事奉的三项原则—解渴、破碎和争战

[上一篇](#) [回目錄](#) [下一篇](#)



读经：出埃及记十七章一至十三节。

出埃及十七章中事奉的原则

圣经给我们看见，神的百姓在地上事奉祂，绝对不是一件个人的事。换句话说，不是你一个人事奉，或他一个人事奉，也不是我一个人事奉。圣经里说到神百姓的事奉，完全是一件配搭的事，是团体的事奉，需要你和别人、别人和你，许许多多人配搭在一起事奉。这个团体的事奉有其难处，也有其讲究。因着我们必须配搭事奉，而我们每个人又有自己特别的个性，所以就发生了难处。面对这些难处，我们需要按圣经原则来看，神百姓在事奉上，所需要注意的三件事。这三件事是告诉我们一些原则，并非涵盖所有事奉的事。

出埃及十七章，虽没有直接讲到事奉神的事，但以色列百姓的目标，就是要到西乃山下，开始事奉神。因此，在他们所遭遇、所发生的事里，那些基本的成分，该和我们今天的事奉完全相像。一面，他们的确朝着事奉神的目标走去；另一面，他们里面对神起初告诉他们，要‘事奉祂’的目标，并不是太清楚。他们不是出了埃及，就到终点；出埃及只是开始，他们还要去事奉神。

没有圣灵就没有事奉

在这个行程中的第一个难处，就是他们里面干渴。干渴的人不能作事，更不能行路；就属灵的意义说，干渴的人不能事奉神，不能走神的路。为着要事奉，就需要解渴，解渴则必须有活水。我们今天在事奉中，共同的光景就是干渴；这共同的干渴，就是里面缺少圣灵。我们在事奉中，最基本的需要就是圣灵。

一面，我们实行分家，家分得越多，弟兄们的事奉就越多，彼此交通认识就越深。然而，实行分家的基本条件，乃是要有圣灵的同在。从行传二章，我们看见实行分家的根据。在耶路撒冷召会里，有许许多多在家里的聚会。

（46。）然而，我们不能只接受外面的作法，而里面没有当日耶路撒冷召会的圣灵。当日耶路撒冷召会因为有里面的圣灵，外面才能有挨家挨户的聚会。只实行分家聚会，里面缺乏圣灵，是十分危险，也十分令人担心的事。

如果我们里面干渴，就不能走前头的路。当我们实行分家，弟兄姊妹来在一起时，我们里面的光景若是干渴，就会影响分家聚会的光景，分家聚会的寿命必定不长久。我们的聚会要有正确的光景并能坚定持续，就必须注意干渴的问题，注意圣灵。我们需要看见，没有圣灵，就没有事奉。作事的办法、处世的原则、人事的制度等，都不是事奉。即使是最好、最合乎圣经的制度和办法，仍不过是属宗教的；最好的事奉乃是属灵的。圣经给我们的原则，以及圣经所描述的榜样，都是配合里面圣灵的带领。

主耶稣说，‘神是灵；敬拜祂的，必须在灵和真实里敬拜。’（约四 24。）在灵和真实里敬拜，包括召会生活中一切的事奉。所有事奉最高、最完满的意义就是敬拜。我们不能只靠分家的办法、分家的安排、和分家责任上的定规而有事奉。我们必须明白，敬拜乃是在灵里的事。

为着实行分家，我们里头感觉实在需要有主的恩典。因为第一，弟兄姊妹爱主；第二，我们愿意接受主的托付；第三，我们有一颗要事奉主的心。更令人喜乐的是，大家都是存着恐惧战兢的心，惟恐误了主的事。因此，有心愿，也有责任感，但恩典供应的力量构不上。关于这一点，我们需要清楚看见，不是我们这个人有够用的能力，有够用的供应，乃是我们需要有圣灵。我们并非一次就得着永远够用的恩赐，叫我们能带领弟兄姊妹事奉。我们所说的够用，是圣经里所说的成长。我们能够成长，不在于我们是什么，乃在于圣灵。圣灵就是我们的元首，圣灵就是我们的成长。

外面的安排配合里面圣灵的运行

为此，所有家负责的弟兄姊妹，在这个关键的时刻，都必须有专一的祷告，求主解我们的干渴。我们的干渴必须解除，才能事奉。我们必须有圣灵，才能帮助别人。最好家负责们两三个来在一起祷告，有新的奉献、新的等候、新的仰望和新的许愿。我们不能只靠办法、安排和制度。在事奉上，我们永远要看见，就如一个活人里面有灵与魂，他的身体就相当有用处，也相当可爱；什么时候灵与魂一离开，身体就是一个可怕的东西。一面，我们要在身体的配搭里，才是事奉；另一面，我们的事奉要有灵，在灵里得刚强，事奉才是活的。若是没有灵，光有安排，只是在人事制度上有长老和家负责，那样的安排就像尸首一样；里面没有灵，就没有用，没有一个人喜欢尸首。然而，只要有灵，再配合外面的安排，就会非常有价值。事奉必须在身体里，并且还得到要有灵。

反之，若是仅仅有灵，却没有身体，也是相当可怕。所以，两者必须兼顾。我们不赞成超然的属灵派，也不赞成只用外面的办法；里面的圣灵需要配合外面的办法、原则和安排。两者在事奉上，要共同配搭才行。我们所看见的亮光是正确的，也从神的话得着了启示，因此我们在神面前必须非常谨慎、负责。弟兄们在主面前，不知道有多少的观察、多少的等候和多少的祷告。我们所倚靠的乃在于灵。我们必须祷告，向主呼吁，求祂赐给我们圣灵。我们的事奉要有灵；惟有解决我们里面的干渴，才能有真实的事奉。

经过十字架的破碎

在出埃及十七章，以色列百姓没有水喝，他们需要解渴。（1~3。）为着解渴，必须有摩西击打磐石。（6。）他们当日要往事奉的目标去时，发生了几件难处。在这件为水争闹的事上，摩西需要用杖击打磐石，那就是十字架的原则。总得有击打，磐石才裂开，活水才能流出来解除众人的干渴。这里包括一个原则：每次我们要经历活水，都得经过十字架的破碎。我们不要期望圣灵轻易的浇灌一下，我们就可以事奉。真实的事奉是灵的事奉，来自裂开的磐石。基督需要破碎，需要裂开；我们这个人也需要破碎，需要裂开。基督裂开，活水才能流出来；你我需要裂开，让那灵经过，好从我们流出来。

所有在事奉上负责的弟兄姊妹，接受神的托付后，就要伏在神面前，向主求圣灵。当我们向主求圣灵的时候，必须伏在祂面前接受破碎。你若有心寻求，有心等候，有心仰望，不要盼望立刻有一股能力临到你。你要求圣灵使你看见，你这人身上的难处在那里，背叛在那里？你所需要的击打，和需要破碎的地方在那里？你必须接受神的破碎，才有真实圣灵的充满；当你这个人破碎了，圣灵就进来，借着涌流。你里面要充满圣灵，就必须接受十字架的破碎；这是我们共同必经之路。若是没有新的复兴，和新的破碎，没有一个人能有新的事奉。千万不要以为你祷告两个钟头，圣灵就来了。你要求主给你看见，你身上什么地方是磐石，什么地方是活水。你接受了破碎，就该相信，接下来就是圣灵。

你在事奉里需要有圣灵，就是需要接受活水，以解除干渴。干渴就是磐石不裂开；磐石裂开了，活水就进来。磐石不裂开，就是没有破碎，也就没有活水。因此，在这样的时刻，我们都必须接受破碎。神说要击打磐石，就必有水从磐石流出来，使百姓可以喝。（出十七 6。）我们在祷告中要看见一条路，看见一个点；那条路就是击打磐石，那个点就是破碎。祷告就是使你这个人看见，我们需要被击打，需要被破碎。我们一接受破碎，圣灵就来了。

事奉是属灵的争战，需要举手向神祷告

希奇的是，当以色列人刚刚喝过活水，接着就是和亚玛力人争战。在旧约里，‘事奉’原文就是争战的意思。（民四 3, 23, 30, 35, 39, 43。）没有一种属灵的工作、属灵的事奉，不是一个争战。我们要永远记得，在宇宙中有神也有撒但，神要我们事奉，撒但要破坏事奉。以色列人的目标是事奉神，但他们中途遭遇了难处，包括埃及和亚玛力人。埃及表征世界，亚玛力人表征肉体。当我们要事奉主时，我们所碰到一连串的难处，许多都是亚玛力人。我们所遭遇的‘亚玛力人’，往往就是一同事奉的弟兄姊妹。这些肉体不能做人的作为、或人的办法拒绝。

我们实行分家，一家一家分开在那里事奉时，同样会遇到人的肉体，会遇到亚玛力人。负责的弟兄姊妹，绝不能用肉体的手段来拒绝肉体，一定要学习看见一件事：我们永远不能凭肉体、凭血气，来应付人的肉体，那会带进难处。那么，你该怎样应付亚玛力人呢？就是需要祷告争战。在出埃及十七章这段经文中，不是用‘祷告’这个辞，乃是用‘举手’。摩西对约书亚说，‘你为我们选出人来，出去和亚玛力人争战。…我手里要拿着神的杖，站在山顶上。’（9。）摩西要约书亚挑选出人，他自己则要到山上去举手。这意味着，你要拒绝肉体的方法，不是把你的手用在人身上，乃要把你的手摆在神身上。在对付肉体这件事上，我们没有别的办法，不能有天然的生命，也不能照人的看法。没有第二条路，只有一条路，就是借着祷告，把你的力量，把你的手摆在神身上。‘摩西何时举手，以色列人就得胜；何时垂手，亚玛力人就得胜。’（11。）得胜或失败，完全在于山上的举手或垂手。

事奉需要扶持配搭

我们若观察这一幅举手祷告的图画，就会明白那完全是配搭的故事。约书亚带着一些挑选出来、听命的人争战，是一部分的配搭；摩西的举手祷告，是另一面的配搭。这两面合起来，才是一个总和的配搭。并且，摩西举手祷告时，他的手无法举得长久，需要支持的人，就是需要配搭的人。因此，亚伦和户珥扶持摩西的手，他们一个在右边，一个在左边，使摩西的手稳住。

（12。）这向我们证明，摩西不只举单手，乃是举双手。当摩西举手的时候，需要亚伦和户珥来扶持；我们一同事奉的时候，也需要有双面的扶持配搭。

同样的，家负责的人若没有弟兄姊妹的扶持，定规作不好。许多时候，他们为召会祷告，祷告到一个地步，手下沉了，筋疲力尽，不能再站立，就需要弟兄姊妹的扶持。弟兄姊妹若扶持，他们就能站立，继续争战的祷告；弟兄姊妹若不扶持，他们就倒下，祷告便不能维持下去。因此，这样祷告的人需要多方的扶持。弟兄姊妹不能看他们的软弱，不能看他们的弱点、短处和不足的地方。他们若有短处，需要你补上，需要你扶持。即使是神的仆人摩西，在对付亚玛力人的争战上，也需要别人的扶持。约书亚需要摩西的祷告，摩西的祷告需要亚伦、户珥的扶持。那就是一幅配搭的完整图画。盼望弟兄姊妹能看见这三个点：要解渴需要接受圣灵的恩赐；要圣灵的恩赐需要接受十字架的破碎；并要学习倚靠主并扶持别人。

不要以为自己是摩西，就不需要别人。摩西需要亚伦、户珥；亚伦、户珥、摩西三者要一同配搭。一面说，家负责的弟兄姊妹，需要排负责弟兄姊妹的扶持。排负责弟兄姊妹若是冷眼旁观，就好比亚伦和户珥变作亚玛力人。换句话说，那些不扶持的人，就变作肉体。此外，家负责的人也需要学习接受别人的配搭。家负责弟兄姊妹千万不要以为，自己既是家负责，什么都要自己来；不要忘了你需要别人的扶持，没有别人，你定规倒下。负责的人没有什么可骄傲的；扶持别人的人并不就是卑微。这个配搭的关键，在于你伏在主面前有追求，并要让主点出你的难处，也让人点出你的难处。

事奉不是死的字句，乃是在属灵等次里活的配搭

我们必须看见，在主面前的事奉，完全是一个配搭的问题，不是一种世界的行动。在事奉中，不是负责的人没有决断，没有指示，我们就绝对不能作。然而也不是说，不需要请示，个个都可以自己出主张。前者是死的字句，后者是肉体；前者的光景不对，后者的光景也不对。对的光景乃是要接受圣灵、接受破碎、接受配搭。当我们在对的光景中，里面深处会明白，自己需要别人配搭。如果你是亚伦、户珥，就应该看见自己的地位乃是扶持别人。

在我学习事奉这二、三十年来，同工们中间一直没有难处。因为我们看见神安排的定位，都知道自己该在那里，该作那一部分。因此，在台湾这几年，神给了我们一点祝福，给了我们一点同在。我们这一班弟兄姊妹，在这里学习接受配搭，知道自己在那里。我们厌烦因着籍贯不同而有的轻视，我们绝对避免说丑陋的言语，更是厌恶随肉体而行。我们喜欢看见每位弟兄姊妹，在里面接受破碎，也接受配搭。我们知道自己是谁，该站在什么地位上；知道自己是谁，或是亚伦、户珥。

在属灵的配搭上，绝不是字句的安排，也非组织上的规条，完全是在于灵，一个属灵的等次。千万不要把属灵的等次，弄得字句化、规条化，弄得像在机关团体一样，那是非常属人的。我们不该是组织的团体，也不该受组织的统治；我们必须有里面圣灵的配搭。盼望我们一直看见这个属灵的事实，也一直学习这个功课。

在实行方面，比如你是一个排负责，在某分家聚会。有一天，一位素未谋面的人，进到聚会中，你就和他有交通。然后你发现他实在是个接受主的人，不过是在另一个基督徒团体中得救，对聚会没有认识，对我们的情形也不了解。他问起我们的聚会，你就告诉他从周一到主日，各种聚会的时间表，结果他愿意参加主日擘饼聚会。这时，如果你告诉他，不可以和我们一同擘饼，因为需要先请示家负责，家负责再请示长老，经过二、三种请示，将一切搞清楚，才能擘饼。那就完全是机关的行事，是死的字句，并不是我们的路。你该帮助他的，不是那些规条；而是要在属灵方面，帮助他参加擘饼聚会，并且欢迎他，给他活的鼓励，就是给他鼓励性的印证。

每一位真实得救的人，都愿意和弟兄姊妹有交通。关乎擘饼的事就是交通；擘饼的性质就是我们与主有交通，并且是在仇敌面前，为主所作的见证。我们需要有见证的生活、复活的生活；这样的见证，会使我们与人有美好的交通。你可以告诉一位新蒙恩的弟兄说，‘弟兄，为什么我们要擘饼？因为我们有主的生命，并且靠着主的生命活着。’你要与他有一些属灵的交通；交通是为着介绍并接纳。当你与他有属灵的交通，他得到了你的帮助，前来参加主日擘饼聚会，你就可以向家负责弟兄表明，这个人实在是得救了，能够擘饼。家负责若是说，‘没有得着我的同意就带来擘饼，是没有守住召会原本的定规。’你可以再与家负责有一点交通，见证在你与这位新人的交通中，实在摸着主的恩典，愿意把他介绍给弟兄姊妹。这样很自然的，就能将所接纳的弟兄带到交通里。那完全不是一个手续，而是一个属灵的实际。

所有得救的弟兄姊妹，如果都活在这个属灵的实际里，就有一个属灵的等次。不是你称为家负责，或不称为家负责的问题；你需要活在属灵的实际里。若是我们中间每一位弟兄姊妹，都是照著称谓行事，我们就已经失败了。如果你觉得自己是家负责，可以全权作主，也不管长老不长老，那就是肉体。我们乃是召会，所以要很自然的把新进的人，带来认识召会；并且很自然的，把他们带去与长老弟兄们见面。长老们的态度若是：‘你没有得着我们的批示，怎能接纳人擘饼？’长老们就变作了亚玛力人，肉体出来了。对于这件事，长老们应该很欢乐，并且能在灵里给弟兄姊妹按手，为人祝福。

此外，为着以后更多的交通，以及事奉方便的缘故，还要留下人的地址，请人填写情况表。在擘饼聚会中，将这位新进的人，好好的介绍给弟兄姊妹。我们介绍新人，并不像公司行号的介绍，有一套手续，里面却没有灵。带新进的人认识长老、填写情况表等，都不是死的作法，也不是死的规条，乃是让活的灵有一条轨道可遵循。你必须找一个合式的时间，将新人介绍给长老们，好让长老们将他正正式式的介绍给弟兄姊妹，这不是官样文章的作法。当这位弟兄正式介绍给弟兄姊妹时，如果时间来得及，还可以请他作一点见证，而不是仅仅读出一个名字。

我们要一直学习活在灵的实际里，照着召会的路轨往前；而不死守规条，也不任意而行。我们在召会中没有阶级，只有属灵的等次。大家都学习活在灵里，各人站在各人的地位。不仅在接纳人的事上如此，在其他任何事上，都是这个原则。我们不是靠规条和组织，乃是摸着属灵的实际，活在召会的轨道里。这样，我们会给弟兄姊妹一个非常深刻的感觉：我们在这里是活的，不是死的。当与他们与排负责接触时，是这样的供应；与家负责接触时，是这样的供应；与长老接触时，也是这样的供应。几次接触以后，弟兄姊妹会受到影响。

过去，我们实行召会生活的路并没有错，只是在我们的实行中，因着大家都是办公惯了的人，许多事奉都很形式化，连受浸的谈话也很形式化，不够灵活。原初我们的意思，是要大家活，而不要有官样文章。我们要一直看见，规条该被厌恶，任意而行该被定罪。每一位都得学习在属灵的实际里，接受神的配搭，知道自己是摩西或是亚伦。当摩西举手祷告时，亚伦扶持，使摩西的手正正稳稳的。如此，我们必定看见主无往不胜的祝福，每一个聚会都将满了主的同在。

我们不是为自己来建立召会，不该感觉这是我们的召会、或那是我们的召会。如果神怜悯我们，叫我们成为祝福的管道，将祝福传输给别人，我们就不该把人拖来，变作‘我们的’。我们都要学习一件事：在地方召会的立场上，维持神的一个见证，为着祂的儿子基督，尽召会的职事。这需要我们大家祷告，向神求圣灵，并接受十字架的破碎，甘心守住地位，有属灵的配搭。这些完全是在灵里的实际。

第八篇 如何带领聚会及服事

[上一篇](#) [回目錄](#) [下一篇](#)



读经：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八节，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三节。

在召会聚会中的活动乃是向着主的事奉

本篇信息要交通到如何带领聚会及服事。分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，就是使圣徒都能在事奉上有分。在召会聚会里的活动，可说是基督徒向着主的事奉，这是相当重要的。一个基督徒如果在聚会中没有活动，那个基督徒定规是个死了的基督徒，或者说在事奉上是个停顿了的基督徒。

我们从经历中知道，一个人在神面前是活的，他在聚会里的光景定规是活的。虽然不能单凭这件事，断定他在主面前的光景，但在正常的光景中，他在聚会中一定有活动。所以，我们必须注意弟兄姊妹在聚会里活动的情形。

从使徒行传的记载，我们可以看见起初召会的光景；其中我们得着许多亮光，看见圣徒们的活动。又比方在林前十四章，我们也看见当日圣徒聚集时，他们活动的光景。后来召会渐渐失去主的同在，也失去圣灵的能力，而落到人的手里，中了仇敌的诡计，以致变成组织的基督教；圣徒在聚会里的活动，可以说就停止了。

因着召会的荒凉，召会里的活动就落到少数有神权阶级的人手中。所以，不仅天主教里的弥撒，甚至一般基督教里的作礼拜，都是由所谓的神父、牧师、传道人等，有神权阶级的人在活动；他们包办一切的事。大体的圣徒在他们的聚会中，没有责任，没有功用。换句话说，他们只是在那里作礼拜，在那里听道，在那里看别人活动，他们完全是被动的；这种光景乃是堕落的。

我们一直盼望主在召会中，能恢复一件事，就是每逢弟兄姊妹聚在一起，不是少数人顶替多数人的敬拜和事奉；而是所有来聚会的圣徒，个个都事奉神。除非是执事们的聚会，他们有信息要传讲给神的儿女，使他们受造就，所以在聚会里，只有一个人或几个人的责任，圣徒可以不必有多少活动。然而像擘饼聚会、祷告聚会、运用恩赐的聚会、读经聚会等，这些召会性的聚会，圣徒们应该人人都在聚会中有活动。这就是我们所以有小家聚会的原因，为的就是要让圣灵带领弟兄姊妹，有机会活动。

家负责当注意的几件事

在越大的聚会里，人越没有胆量释放灵，因为容易被压下去。若是分作小家聚会，他们的灵就容易释放出来。所以，盼望家负责们要懂得这个用意。然而，家负责们该怎样作，才能产生这个果效？首先在于家负责的存心。有的家负责，怕在聚会中有活动，也不大知道在聚会中该如何活动，所以不敢祷告也不敢说话。他们因着有惧怕的心，就一直盼望别人来替他们作，这是不对的。另一面，有的人喜欢在聚会中说话，好像从前没有作家负责，要活动没有机会，现在作了家负责，刚好有了活动的机会。这又是错误的。这两面的错误都要去掉。

我们必须有一个正确的存心，不是我们怕活动，或是喜欢活动，乃是所有聚会的弟兄姊妹都该有活动。每个人的存心，常常都在他的灵里显露出来。若是你的存心，是怕起来说话，但等到你起来说话时，又盼望给人知道，你不是怕说话，你是喜欢说话的；你这样不实在的存心，会杀死弟兄姊妹事奉的灵。如果你喜欢在聚会里说话，这也定规压制聚会里事奉的灵。这两面的偏差，都是非常损伤聚会的灵。

其次，在每一次分家聚会之先，作家负责的都得有正确事奉的心，祷告说，‘主，求你使来聚会的弟兄姊妹，灵都是兴起来的，不只是来聚会，乃是来事奉；不只是来聚会，乃是来擘饼，来祷告。’我们正当的光景是来聚会祷告、交通、读经、运用恩赐，来聚会擘饼。所以，作家负责的人在聚会之先，都要祷告，求主让所有的弟兄姊妹，不只是来聚会，更是来祷告、来事奉、来擘饼、来交通、来读经、来运用恩赐。他们要祷告主，叫所有来聚会的弟兄姊妹，他们的灵是活的，是预备灵来聚会，不是来听别人祷告，看别人活动而已。

第三，要对弟兄姊妹说明，在分家的聚会里，虽然有家负责，但他们不是作牧师、作教师负责聚会里的活动。这个聚会乃是大家共同事奉，共同负责，而不是家负责替众人活动；每个弟兄姊妹都要活动。有的人不明白这事，就要向他们说明；有的人有顾虑，就要帮助他们，开导他们把害怕的心理去掉。比方晚上是祷告聚会，聚会之前，要用一点时间说明这件事，告诉所有弟兄姊妹，不要怕祷告的内容不通顺，祷告的辞句不属灵，腔调不柔软；不要盼望聚会里的光景太整齐，也不要等到自己的腔调可以一鸣惊人了，才开口。家负责带领圣徒时，不必给他们太多的规正和批评，乃是要给予一点的带领、开导和说明。一次两次之后，过一段时间，还要再提醒，鼓励弟兄姊妹，聚会要运用他们的灵。

第四，家负责在聚会里的活动，要非常得体。如果要给弟兄姊妹有机会活动，所以就不作什么，这是错的，这样会杀死聚会的灵。若怕不作就会杀死聚会的灵，因此就多作，这会带进一个空气，变成你替众人作，众人就都不必作了；所以，要非常有智慧。你的作，一面是你该作的，而不是替别人作。一面你的作是启发别人作，就像点火一样，你点火，但烧起来的是别人。

在聚会中常有两种现象，一种是常把机会让给别人，这态度是不对的；另一种是我作家负责，圣徒可以不活动，但我不能不活动，这也是不对的。家负责在聚会中要有智慧，知道什么时候该活动，并且活动得合式，还要能点别人的火。有的人一祷告，下面的祷告就开了；有的人一祷告，就封闭了祷告的门。这是需要有点操练，有点讲究的。

第五，要有个别的交通和带领。比方，不要太勉强某位弟兄下一次要开口祷告，或下一次擘饼聚会要选诗；乃是你要观察这位弟兄，他在神面前的灵如何。若是他的灵点起来了，有负担选诗歌，但是他不会作，你就可以和他交通，教导他，鼓励他下个主日预备并操练。这就如同小孩子初学走路时，需要有人从旁帮助。以上五点，需要有实际的操练。

召会性的聚会帮助圣徒运用恩赐

关于召会性的聚会该怎么聚法？我们这个运用恩赐的聚会，常常构不上林前十四章聚会的光景。这个运用恩赐的聚会不是祷告，也不是擘饼，更不是传讲信息的聚会，乃是蒙恩的人一起来运用属灵的恩赐，各人或有祷告，或有见证，或有诗歌，都能在那个聚会中运用出来。二十多年前，我们就盼望我们的交通聚会，能像林前十四章那样运用恩赐，然而在实行上，越聚越难，越聚越不行，我们就有很重的感觉，觉得需要改交通聚会。我们看见要有运用恩赐的聚会，必须注意圣灵的浇灌；林前十四章的运用恩赐，和圣灵浇灌是不可分开的。所以，你们要带领圣徒追求圣灵的充满，和圣灵的浇灌。

当聚会在发死下沉的光景里时，就是没有恩赐，也无法运用恩赐，这是因为弟兄姊妹缺乏圣灵的浇灌；要有恩赐的运用，就需要圣灵的浇灌。当然这需要操练，林前十四章就是一个操练。这个操练要先从家负责开始，也就是说，众人来在一起时，要把各人所蒙的恩典，所得的恩赐，借着恩赐运用出来。这需要各分家弟兄们自己这样操练。

所有家负责弟兄们，要先带头操练，把操练的空气带到分家里，慢慢的这会使得弟兄们有恩赐。一位弟兄站起来读一段圣经就满有亮光，使人感到快乐；另一位弟兄站起来，能说劝勉的话，使人里面上升。这需要家负责先带头起来操练。

我们必须守住分家聚会的用意，完全是召会性的聚会，而不是职事性的聚会。若是为着释放信息，不必分家；分家聚会不必给一个话语职事，去向神的儿女释放话语。分家聚会，绝对是彼此互相的，是召会性的。你觉得有一篇信息要释放给神的儿女，就在职事性的聚会里传讲，这是对的；然而在分家聚会里，必须有机会给众圣徒事奉。盼望神怜悯我们，叫我们看见，不是你一个人事奉，乃是要带着弟兄姊妹一同事奉。分家聚会不是一人讲道众人听，乃是要弟兄姊妹一同事奉。

分家聚会所有的时间，应当用在带领共同事奉的事上，以前面所说的五点来带领。比方周六读经聚会，若是你的存心，是讲道给人听，那就错了；这个聚会的性质，会变成职事性的聚会。你必须有一个存心，这个聚会是圣徒在一起读主的话语，需要主的怜悯，把光赐给他们，把灵浇灌他们，给他们胆量，开他们的口，把话释放出来。你先有存心，然后为这事祷告，同时又开导他们，每个人都有责任要开口讲说神的话。

此外，在聚会的开头要有智慧，好叫人在聚会中的灵被打开。并且在聚会中有灵活的带领。比方，要顾到某位弟兄是不是有灵感说一点话；你一帮助他，下次他就能开口讲说。这样过了三、四周以后，弟兄姊妹马上就有一个风气，众人来在一起，个个都能开口讲说。这就成全了我们分家聚会的用意。

千万不要以为圣徒们不会作，就一个人顶替大家来作。圣徒们道听得够多了，现在所需要的乃是一种实际的操练，一种实际的带领，让大家共同实行所听见的道理。这不需要一人讲众人听，乃需要家负责有实际的带领，让与会的弟兄姊妹实际运用恩赐，操练他们所听见的道。这个工作不能盼望太快，不能盼望一周就能成形，这是不可能的。这是一种栽培的工作，栽培是要长时间的，一棵花草不是浇一、两天的水就够了；有的花草需要养半年才能开，有的树需要养两年、五年才能结果子。

现在一个小分家，就是一处园地，不是我们祷告几次，叶子就长出来。这需要聚会来培植他们，帮助他们运用恩赐。可能这样过了半年，你的小园地，有的就长出叶子来，有的也开花了；这样，你的分家聚会，就是个美丽的园地。当众人来在一起时，就能运用恩赐，三分钟一个，五分钟一个，七分钟一个，站起来说话，个个都是新鲜的。

现在就需要我们家负责的人，先带头来作，成全圣徒，浇灌圣徒，繁殖圣徒，慢慢的他们就能欢喜接受，也喜欢有分，甚至不只他来，他也带别人来。我们的福音所以没有办法传，就是传了也托不住人，只能生，不能养，原因不在于我们不爱主，或者不能干，乃是在于我们失去了托住的能力。

现在分作小家聚会，就是扩大这个托住的希望。我们现在不必传福音给新的人，乃是要找出能喂养的人来。仅仅积极传福音是不够的，还必须积极的找出托住的人；你要多生孩子，房子就要多预备。

所以盼望家负责，不要只留在道理里，乃需要实际的操练。这个操练一旦成功，一切来赴会的人都能被托住。那时，一千五百人托住一千五百人就不是难事；半年以后，即刻就有六十个分家，有五千人的聚会。这时再有受浸，定规是新鲜的，托住的也多。所以现在，在各分家里，对于这一个需要要有实际的带领。分家负责的弟兄姊妹，不需要讲道给人听，乃要实际的带领他们。

第九篇 四活物的眼与行动的轮子

[上一篇](#) [回目錄](#)



读经：启示录四章六节，八节，以西结书一章九节，十二节，十五节，十七至二十一节。

圣经中题到四活物，是表明人在神面前事奉该有的光景。在本篇信息中，我们要从启示录四章和以西结一章，四活物的眼睛以及行动的轮子这两点，交通我们事奉该有的光景。

眼睛是和行动联在一起的

眼睛是为着看见。启示录四章六节、八节说，四活物‘前后…周围和里面统满了眼睛’。这意思是，四活物各面都是透亮的，他们的里外是处处看得见的。以西结书则说到，四活物的‘四个脸旁各有一轮在地上。…四个轮辋周围满了眼睛。活物行走的时候，轮也在旁边行走’。（一 15，18~19。）这给我们看见，四活物的眼睛在行动的轮子上，指明四活物的行动乃在于那个轮子。在启示录我们看见，四活物全身遍体里外都有眼睛；（四 6，8；）在以西结书却特别说到，他们的轮辋上周围满了眼睛。由此可知，这个轮辋乃是他们行动的一个关键，他们的行动完全在于轮辋的转动。那个转动的轮辋上满了眼睛，意思是说，‘看见’和‘行动’完全是联在一起的。你没有办法不看见而有行动，也没有办法有行动而不看见。

圣经记载四活物，虽有那个实体的事实，但更重在属灵象征的一面，重在一幅图画写意的。四活物乃是一幅写意画，把神要我们事奉的光景，用这幅画写出来。我们读这四活物时，要看见神的意思，乃是要事奉祂的人，在祂面前都有眼睛；并且眼睛和行动是完全联在一起的。比方，当你行走的时候，是用脚行走；同时，你的眼睛，你的身体也是行走的。

轮辋是轮子的外围，而轮辋上满了眼睛，所以轮子转动的时候，眼睛也在那里转动。这意思是，一个事奉神的人，首先要有眼睛，其次要有轮辋；或者说，要有看见，也要有行动。在以西结书里，轮子在神面前，特别是指四活物的行动；轮子乃是指行动的快速。（十 13。）所以这四活物，在神面前有一件最大的事，就是他们的行动很特别，是快速、敏捷的。（一 14。）不仅如此，四活物乃是向四方直行，行走时并不掉转。（17。）换句话说，他们的行动是笔直的，不是曲折的；但另一面，他们往四方都能行动。虽然是直的，却不是单方的，是能往四方的；并不是说，他们一直往东去，就不能往西、往北、往南。他们虽然不转弯，却能往各方去；这是很特别的。

在事奉上不墨守成规

从这些点我们能看见，我们在神面前的事奉该是如何。首先说到眼睛，一个事奉神的人，不能是一个莫名其妙、糊里糊涂、瞎眼过生活的人。一个事奉神的人，该是一个非常明亮、机警、敏锐的人。从使徒保罗所写的书信，我们可以看出，他就是一个非常机警、明亮、敏锐的人，正如四活物全身里外都是眼睛一样；他能够看见安提阿的召会如何，哥林多的召会如何，以弗所的召会如何，歌罗西的召会如何；他能够看见那含有希腊哲学的教训对召会的威胁，（西二8，）他也能看见热中犹太教者使信徒偏离神经纶的危险，（腓一9~10，）还有个人在行动上的错误，以及领头的该注意什么，该提防什么；在难处还没有产生前，他早就看见了。

在这些书信中，你看见这里有一个人，不是墨守成规，一成不变的，他乃是随机应变。比方歌罗西书和以弗所书不一样，他给以弗所召会的书信，刚好适合以弗所召会的光景；他给歌罗西召会的书信，刚好适合歌罗西召会的光景，他不是墨守成规的。召会是基督的身体，在照顾上不能墨守成规，否则就像瞎子领路。以保罗所写的书信为例，他对提摩太这样说，对提多那样说，对腓利门又是一种说法；他在罗马书、希伯来书、加拉太书所说的，都不尽相同。这说出保罗周身满了眼睛。凡是关乎圣徒的，关乎召会的，无论是团体的，是个人的，保罗都是明亮的，他都能看见，能感觉。这就是四活物在神面前，周身、遍体、里外都满了眼睛的意思。所以我们在事奉上，必须有眼睛，要机警，能够通达时务，懂得人实际的情形。

据我观察，在我们这些全时间事奉的人身上，似乎看不见四活物的光景；即使有，也只看见一面，看见一点，不能面面都看见，点点都看见。我们不像四活物，全身里外都满了眼睛，面面都能看见。在我们的事奉上，这样的成分太少了。守规矩固然好，但在事奉上，不能墨守成规。

每一个事奉的人，都该学习能够懂得时机，懂得各面的情形。有好些人还是按部就班的墨守成规，尽忠职守的事奉。这从一面说很好，但仅仅这样是不够的，必须遍体有眼睛，知道你所服事的这个地方的圣徒，到了什么地步，有什么光景，你必须深切的认识实际情形，不能老是呆板的守着旧有的一套。

作生意的人，都懂得一个实际的情形，就是昨天的生意这样作赚钱，今天这样作可能赔钱。以种田的人来说，昨天可以在家睡平安觉，今天就不可以。比方在中国北方，小麦初熟的时候，怎样忙都不能睡觉，因为晚一天，麦子全都落到土里去了，所以必须抢那个时机。有的人在麦子熟了时，觉得可以再等几天，结果好些麦子都已落到土里去了。因此，要抢时机就得认识时机；不能昨天我这样作，今天我还是这样作，春天我那样作，秋天我还是那样作。

守规矩是好的，但要认识时机，今年这样作，明年却不然；你若墨守成规，必定受亏损。

以台北市召会来说，若是所有事奉的人都墨守成规，召会的光景必定是死沉的。台北市召会已经过了一段相当长的时间，差不多事事都上了轨道。目前在召会中，最需要的就是属灵方面的加强：第一，要有活的话语；第二，活的建造；第三，个人属灵的建造。这三件事如同无轨电车，不能墨守成规的作。

我们要看见圣徒们最缺的，就是属灵的供应和建造。我到各家看过，家家都给我一个饥荒的感觉。如同餐桌上摆的尽是剩菜残羹，没有丰富的营养，召会好像是贫血了。一个人若是身体贫血，就很容易生病；要记得，生命永远是吞灭死亡的。什么时候生命没了，什么时候死亡就要出来；最厉害的死，不外乎人的意见、眼光。这是因为缺少神的话语，而把神的意见拆掉，把神的眼光拆掉。我到过几个家，没有一个家在话语上令人满足，都是给人非常饥饿的感觉。那些来赴会的弟兄姊妹必定感到饥饿，他们来聚会，却没有得着供应。

若是你们全时间事奉的弟兄姊妹，坐在那样的聚会中，还能安心，还能没有负担，还能墨守成规，以为说，你们已经尽了该尽的责任，已经可以交代，这就非常的可怜，这乃是瞎眼的事奉。因为你们看不见需要，你们的眼睛不明亮，不懂得抓住时机。目前我们在台北不缺少事奉的人，然而令人难过的是，我们人这么多，供应却明显的不足。

我们必须看见，我们这些全时间事奉的人，在时间上是释放的，在真理、生命各面上，所受的造就又比一般圣徒多。若是连我们都不能供应话语，又怎能盼望其他弟兄姊妹起来尽功用呢？我们不能在供应的这一面推卸责任，这个责任乃是在我们身上；但直到目前，在台北全时间事奉的人当中，不一定有几位里面真是接受供应的负担。恐怕他们不过是按部就班、尽忠职守，觉得够交代就可以了。然而对圣徒而言，这是完全不够的。

我每一次坐在你们当中，都感觉非常伤痛，并不是你们犯了什么错误，而是我看见当圣徒们来到这里，你们没有食物给他们吃，却一次过一次还能平安的坐在那里。这叫我打一个问号，到底你们众人里面明亮不明亮，敏锐不敏锐？这种光景，若是摆在使徒保罗跟前，他老早就讲话了。你们不能参加祷告聚会、擘饼聚会、交通聚会，坐在那里一个钟头过去了，一件一件事过去了，你们里面淡而无味，却没有感觉；这说出你们没有眼睛。你们若有眼睛，你们会觉得这样不行。

你们要接受负担，在主面前祷告，在主面前对付。你们既然在那个家里，就得负起供应那个家的责任；这是责无旁贷的。你们若不担起来，谁来承担呢？你们需要把饭买来，把水打来，顾到圣徒的营养。这里就有感觉的问题，眼睛的问题，你们不能平安的在那里不闻不问。你们终究是有眼睛，能看见的。虽然作一个有眼睛，有感觉，甚至敏锐的人都是痛苦的，但在我们的事奉里，不能作一个没有眼睛，没有感觉的人。你们不能眼见圣徒来聚会却得不着供应。你们不能说，‘我该作的都作了，长老安排的服事我作了，长老安排的讲道，我也作了，后果如何，不是我的事。’你们不能以超然的态度，说这些是神的事，不是你们的事。你们必须学习敏锐，学习不过安逸的日子。

比方前几周统计，有六十位圣徒来聚会，但接下来周周人数逐渐减少。这就是因为人得不着供应，过了四、五次聚会，他们就不来了。你们不能对这样的情形没有感觉；如果你们是这样没有感觉，那你们就像是一块砖头、木头，一点光也没有。现在的聚会需要我们的感觉敏锐，我们不能安稳的坐在那里。对这个饥荒的问题，我们众人要祷告，要拚上去，这不是少数人、或众长老、众同工的事，乃是每一个人的事。现在召会里最危险的一件事，就是吃不饱；圣徒们是挨饿的、是饥荒的，他们都是贫弱多病的。你们不知道这将会生出多少难处；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。

我们事奉的人在这里，不能作没有眼睛，没有感觉的人。我们即使把所有工作都放下，而顾到这个饥荒的需要，也是值得的。因为照目前这种饥荒的情形看，也许还有一点余剩的血在流，在这里消耗；但就怕我们贫血到一个地步，什么毛病都会出来。我们需要看见，现在召会中有一个很大的需要，就是给圣徒们营养。

圣徒每一次来聚会，都是来赴筵席，来吃，来接受供应。所以，事奉的人应该看见，每一次筵席上摆的是什么？营养够不够？我们必须看见在我那个分家聚会里，有吃的没有，有喝的没有？我们必须对这个有感觉，不能让聚会一次又一次的这样下去。我们不能认为这是长老或别人的事，乃要感觉圣徒挨饿是我们的责任。

我们事奉的人要替圣徒预备食粮，要摆上食粮供应人。这是目前极大的需要。我们要懂得供应食物，抓住时机，把百分之一百的时间用在食物的供应上。我们若不懂得把握时机，即使再加五倍的时间，作这个供应饥荒的工作也不够。我们现在的光景是在一种饥荒的情形里，在建造上、话语上、探望上，甚至在属灵的供应上，都是在饥荒的光景中，都是不够的。

以人数的统计来看，我们的事奉是有问题的，原因乃是没有合式的供应圣徒；这就是墨守成规坏了事情。台北市召会到了一个情形，一点不需要我们在这里作什么事务，而是我们必须看见，在这里有一种属灵的饥荒。现在迫不及待、积极要作的，就是供应圣徒话语；每一次聚会，都要给他们话语的供应。

家负责和全时间事奉的人，在主日擘饼之前，要向主耶稣祷告说，‘主阿，我不能叫圣徒们饿着回去。’我们若有感觉，不能叫人饿着回去，这就叫作敏锐，这就叫作遍体内外都有眼睛。你不能对你所看见的事没有感觉，你必须有这个感觉，感觉你所看见的。你的眼睛若是敏锐，这敏锐的眼睛会支配你的行动；这些眼睛都在你的轮辘上支配你。我们的行动是受眼睛支配的；眼睛是在轮辘上的组织，我们必须有敏锐的感觉，然后跟着这个轮辘上的眼睛，而有所行动。

行动要有方向，并且是多方的

行动有两个基本的原则，一个要有方向，一个必须是多方的。四活物都是向四方直行，不曲，不弯，也不转身；（结一 17；）他们不是没有定向的，乃是勇往直前，却又是四面八方的，往这一面也可以，往那一面也可以。这意味着你的行动，必须有目标，有方向，不偏颇，不随便转弯，但不能只有一个方向。你不能说，‘我是管这个的，别的我都不管；’‘我是探望的，所以不站讲台，也不传福音。’请记住，如果是这样，你这个四活物，就是单方的，只能往东走，不能往西走。

每一个事奉的人都要学习有目标，有方向，并且是多方的。虽然你的方向是要传福音，但是当你在讲台上发现，与会的都是要受造就的，并不是听福音的，你就要将聚会改成造就。这就是有方向，且是多方的。你虽是一个站讲台的人，也要能探望人；虽是作青年学生工作，也要能和老年人谈话，帮助老年人。你有一个目标，是作青年人，但你也能多方的作工。你们必须是多方的，是灵活的；站讲台也可以，探望人也可以，传福音也可以，作造就也可以。即使你是注意内室交通的人，也要鼓励人传福音；这就是多方的，不是单方的。

有的弟兄生性不爱开口说话，他若要事奉主，这一点就需要破碎。有的人一碰到人就爱说话，这是天然，也是肉体。我们应当照着灵里的感觉，不该开口就不开口，该说话就要说话。然而，我们常常因为怕讲的不供应人，觉得不会讲，而不说话，并不是灵里感觉不该说话。所以，要操练作一个能供应的人，就不能取一个不闻不问的态度。我们要让我们所担负的这个责任催逼我们，如同保罗一样，‘有谁绊跌，我不焦急？’（林后十一 29。）这么多弟兄姊妹聚会，我们不供应，谁供应？我们必须拚上去。神会开你结巴的口，将这恩赐给你，并且那灵会将恩典给你。

请记住，你若不开你的水龙头，自来水厂就无法供水给你。同样的，你无法供应人，难处在于你一直不开口，一直墨守成规，定了型。灵往那里去，轮子就往那里去，你不能在那里有一个定规，在聚会中不开口说话。虽然你的事奉应该有一个方向，不该随便转身，但你必须是多方的。这个多方的要求，在我们是一个很厉害的功课。墨守成规，事实上，就是自居。只要我们的自居破碎一点，我们就会受到许多的成全。我从未学过站福音讲台，但今天这里有一个需要，非站不可时，就逼着我要去学。同样的，我若是一向都站福音讲台，但现在有一个造就的需要，我肯不肯去讲呢？我若不讲谁讲？我的确有这个责任，所以我非学不可。

眼睛的看见支配行动

我们都必须看见，眼睛的看见支配行动，而行动是有方向的，并且是多方的。以西结书给我们看见，灵定规活物的方向。活物的四面都有轮子，但不是前面的轮子说往东，就往东，说往西就往西，乃是由灵定规。（一 20。）因此，我们什么都得学，传福音得学，造就得学，探望得学；至于那面该动，是由灵来带领。我们身上要有一个往讲台去的轮子，有一个往人家里去探望的轮子；这些轮子都得走，圣灵在我们身上怎样动，轮子就要怎么转。轮子是四面都有，但要往那一面去，要让灵来定规。

若是你的灵要你说话，你却说，‘我这说话的轮子从来不动。’这就让圣灵碰壁了。圣灵说，‘你去站讲台。’你不能说，‘我向来都是接触人的，要我站讲台不行。’你看保罗写的书信，他是四面八方的，就是在一卷书里，也是多方例证。在以弗所四章，他开头就说，要保守那灵的一；（3；）到末了，他却转到别处，说到行事为人的细节。圣灵同他工作，他身上的例证是多面的，眼睛是遍体的。每个弟兄姊妹的眼睛都该是遍体的，行动都该是立体四方的，圣灵往那面动，我们就都随着动。我们都是有轮子的，并且是有感觉的，是敏锐的。若是我们事奉是这样，那么召会就是活的，就有丰富的食物供应人。

在我们的事奉上，我们需要学习这两面的功课：一面，我们要敏锐，要有感觉；另一面要长轮子，不能只是单方面的，必须各面前后左右都有轮子。我们必须要有福音的轮子，有造就的轮子，有探望的轮子，有说话的轮子，有不说话的轮子，有听觉的轮子，有祷告的轮子，面面的轮子都得有。虽然圣灵不一定动你那一面的轮子，但你都要预备好。

末了一点，所有服事话语的人，所预备的材料必须是活的，是能够供应人需要的。比方这个主日你要站讲台，预备材料时，你必须向主寻求，今天我所碰到的这班人，他们光景如何？他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供应？如此，你所预备的东西就是活的。所以，我不太赞成看太多参考书；这些书虽然宝贝，但不值钱，因为不活。若是孩子口渴，需要一杯水，你却把珍珠摆在他面前，这是没有用的。我们要照着人的需要，按时分粮；要根据圣徒的光景，到主面前得着话来对付那个光景，这才是活的。所以我们不需要去找一个材料来站讲台，这样既没眼睛，又没轮子，不仅是死的，更是没有用的。

若是今天你看见这里有需要，就不能觉得平安无事。你要担负起这份家聚会责任，而不是时间到了就来聚会，选一首诗歌唱唱而已，这不叫作负责；乃要寻求聚会里的讲台该如何，祷告聚会里的负担该如何。另一面，还要寻求对圣徒们在家庭上，在身体上，在事业上等难处该怎么带领。据我观察，在召会生活中，虽然有人看望，但没有人作这工作。虽然有人讲道，却没有人去应付这个需要。虽然有人在召会中负责，却没有人顾到召会真实的需要。有的圣徒病了、失业了，甚至婚姻有问题，我们就该寻求如何牧养他，带领他。然而，这些事缺少人去作；不仅不会作，更是没有人作。如此，我们众人竟然还能觉得平安无事。

这就如同作生意，买卖作了半年，赔了钱，你还能没有感觉。整个召会在这里赔钱亏本，你却没有感觉。你认为被安排在这里作家负责，你的工作就是别人不说话你说，别人不报告你报告；就连你的探望也不过是一种义务罢了，看见人在为难中，你去帮帮他，仅此而已。对在主面前的光景，你没有寻求，也没有真实的关切。我们的服事，不能以平常的爱心，像基督教或天主教那样，看见有人病了，就表示一点爱心，去看望，送一罐奶粉，这是不够的。

比方，这里有一对夫妇现在落到试验中，你应该有眼睛，有感觉，你要装上这个轮子，要为他们祷告，向主寻求到底该怎么办。你为他们祷告，那灵就会来带领，当你去看他们时，你就能给他们实在的帮助。他们不仅能摸着你在主里的爱，也能从你里面得着供应，得着建造，而且圣灵会见证这个建造。

在有些分家中，有些三十几岁，刚结婚，对主有心的弟兄，竟然没有人找他们；他们没有在召会中遇到他们所需要的供应。这时，就需要有人有感觉，创造这个轮子，向主寻求，这几位刚刚结婚的弟兄，该怎么服事？你无须去问长老或召会，你要先有眼睛，当圣灵动的时候，你就立刻跟上去，好好帮助那几个人。等这几个人给你带领过三、五个月后，他们这一生都不会忘记你对他们的带领。

总之，我们要敏锐，要有眼睛，要装上多方的轮子，随时听候灵动；这才是活的事奉。今天召会里需要有这样的事奉。你若是这样的工人，无论你是在大召会或小分家，就没有一个地方能够限制你；你都能供应。圣灵安排你站大的讲台也好，小的讲台也罢，对你都没有什么不同。今天我们的事奉，乃在于我们身上的眼睛是否明亮；并且要学著作，灵带我们往那里去，我们的轮子就跟着往那里转。